

4

T =
~~92967870~~ A

卷之六

唐太子李重俊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林 王不自校

儲官 太子

儲官

周易曰黃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

四方

尚書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

乃告司馬司徒司空又曰太子發升于舟中流曰皇

天不可及以休其入成曰休成

藝文類聚卷第十六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儲宮部

儲宮 公主

太子妃附

儲宮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周易曰黃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

四方

尚書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
乃告司馬司徒司空又曰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
入于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皇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

禮記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又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

視寒煖之節又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又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學之父子焉君臣焉長幼焉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左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白虎通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

賈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

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春秋外傳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龍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隳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竭澤靈王不從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太子之語高於太山願聞一言太子曰吾聞太師之來喜而又懼汝知人年長短吉凶也師曠曰君色赤君聲清火色不壽太子曰然却後三年吾上賓于帝汝慎無言殃將及汝太子時年十五後三年而卒

史記曰厲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乃

圍之召公以其子以代太子太子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也又曰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諫爭未得堅決張良爲畫計曰顧上不能致者商山四人今能無愛金玉使太子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四人至侍太子入讖年皆八十餘眉髮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對帝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常避逃我今何從吾見遊四人去上目送之指示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可動矣

漢書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內太子宫太子幸愛
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
告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
人生男是為武帝又曰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
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
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母
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
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
帝即位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
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

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
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

東觀漢記曰建武時天下墾田不實詔下州郡檢其
事帝見陳留牘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
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服抵言於長安街得之帝
怒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
相方耳帝曰即如此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
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准帝
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

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高元呂者

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不可言因問壽幾何元
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後無幾而立
為太子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生而愛之常令在左右數歲
而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
讌會同與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

吳志曰孫登權長子也立為太子選置師傅詮簡秀
士以為賓友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
正陳表為翼正為四友於東宮號為多士登鎮武昌
或時獵當由徑道常避遠良田不踐苗稼至所憩止

又擇空閑之地不欲煩民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為世子文帝問裴秀人有相
否秀曰中撫軍立髮至地手過于膝人望既茂天表
如此非人臣之相又曰愍懷太子名適少聰惠帝愛
之六七歲時帝夜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閣中上
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親近火
光令人照見

世說曰晉明帝數歲在元帝處坐時有人從長安來
帝謂曰爾言長安遠日遠明帝曰只聞人從長安來
不聞從日邊來日固宜遠帝大嗟賞明日羣僚並集

史問乃荅云日近帝失色乃謂曰何以昨語異荅
曰出門見日不見長安衆莫不嗟歎

詩梁劉孝威重光詩曰重光儲后宣制義也赫赫重
光明明二聖帝作儲述禮和樂正中衢置樽高堂懸
鏡其酌不窮其明逾盛德音孔昭民胥攸詠明明二
聖赫赫重光風神灑落容止汪洋瞻彼談扇載抑載
揚何斯天辯如珪如璋顏閔函席游夏升堂以卿以
士惟公惟王思媚儲后願熙哉樂康芄芃黍苗陰雨膏
之詵詵纓冕儲王道之道之以禮齊之以仁理則探
聖言則窮神訓于四國無于萬民又奉和簡文帝太

子詩曰太子天下本元良萬國貞周朝推上嗣漢世
慙重明前星涵瑞采洊雷揚遠聲三善傳樂正百行
紀司成九流通已辯七經咸所精博聞強子政高才
凌長卿禮尊逾屈已德盛益卑情仙氣貽鍾相儒道
推桓榮延賢博望苑視膳長安城園綺隨金輅浮丘
侍王笙智囊前殿笏端士後垂纓九仙良所重國海
更東傾班輸同舉乘甲觀齊蓬瀛

賦魏卞蘭贊述太子賦曰超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
弘基耽八素之秘奧遵二儀於大猷正往昔之常弊
定當世之舊儀稟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運期著典

書之類身 信官音卷之六
憲之高論作敘權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
妙辭蹈布衣之所難聞善道而廣之道無深而不測
術無細而不敷論古賢以歎息觀懿德以歡娛歷精
思於訓籍忽日移而忘劬雖明略而無上猶博納以
自扶賓故老以勸俗諷六經以崇儒嘉通人之達節
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嚴厲揚愷悌之和舒惟凡
百之詛德感恩惠之有餘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
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子既叡且聰博聞強記聖思
無雙倚之左右如虎如龍八俊在側旁無諛凶富不
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留思異同建計立議廓然

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聞之於古見之於今深不
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載乘此休風

箴晉溫嶠侍臣箴曰勿謂其微覆篋成高勿謂其細
巨由纖毫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話言如絲而萬
里來享無以處極而利在永貞是以太子之在東宮
均士抗禮以卑厥情入學齋齒言稱先生不以賢自
減不以貴爲榮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晨昏
靡違夙興晏息師傅是瞻正人在側屏彼佞諛納此
亮直故傳敬德義臣思盡忠或稽古訓導惟道之不
融或造膝詭辭懼咎之蘊崇惴惴兢兢思二雅之遺

風鑒乎九三天祿永終近臣司規敢告常從

周王褒皇太子箴曰臣聞教化爰始詠歌不足政俗
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明御宇功均造物改文爲質
斲雕成素皇太子游雷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
冬羽籥叔譽慙五稱之對師曠降四馬之恩竊以太
史官箴虞書所誠永樹芳烈丞相所以垂文深覩安
危太傅以之陳訓敢自斯義獻箴云爾天生蒸民司
牧斯樹咸熙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元良繼體麗
止離暉惟機天啓令問令望聞詩聞禮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宮養德栢榮獻書苟攸觀則元

子爲士齒卿命秩朝服寢門迴車作室正陽君位喬
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爲寶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
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爲慮始無爲事先損之又損而
全之亦全無往不復無平不陂美疹甘言鮮不爲累
則哲惟難知人未易居室爲善分陰無棄亾保其存
危安其位神聽不惑天嫉斯忌文昌着於前星秬鬯
由於守噐庶僚司箴敢告闔寺

隋戴逵皇太子箴曰無謂父子無間江充掘蠱無謂
兄弟無携倡優起舞

誄晉陸機愍懷太子誄曰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

皇家載生淑胤茂德克廣仁姿朗雋當克無疆光紹
有晉如何不弔暴離咎艱曾是邁愍匪降自天肇傾
運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沉雲既祛日月增暉靈寵
可贈冤魂難追舊物東反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
翳滅銜哀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微塵興言斷絕敢誅
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既
集天祿永綏篤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
冒竒穎發翹清藻在秀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大
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無言不臧婉變乘輿名裕德
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祚歟登伊

何皇統是荷華紱重采翠蓋垂葩鸞旗阿那玉衡吐
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皇極思媚紫庭亦既涉
學遵師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謹言必復垂義則
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
年登茲胡考緝熙有晉克構帝宇如何晨牝穢我朝
聽仰索皇家惟塵明聖惴惴太子終溫且敬銜辭即
罪掩淚抵命顯加放流潛肆鴆毒痛矣太子乃離斯
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剝嗚呼哀
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之歿傷無昵親跼蹐嚴
宮絕命禁闈幽柩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冤歿

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懷傷精感六沴咎徵紫房爰茲元輔啓我令圖王赫斯怒天誅靡逋攬搶叱掃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策東祖光復寵祚紹建藐孤於時暉服粲焉畢陳庭旅舊物堂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旆左迴三軍淩裂都邑如隕慨矣寤嘆念我愍懷

哀策齊王融皇太子哀策文曰繡幕啓塗銅池從殞葆鐸既行枚紵且引皇帝痛染盛之闕奉哀七鬯之有人憫含嗟乎崇正顧掩歆於承光式瞻元良永懷

人寶俾茲史策載餘風道其辭曰居辰一極在日重離誕惟妙善克自生知資神爲契合聖如規地維缺位月紀寒期哀纏晦朔燧改歲時糒粥不溢薑桂無滋俛終心禮昌我帝基思皇下武纘戎上德將叶人神永貽家國用稽嗣典實弘儲則庸器改物徽號崇名往辭綠蓋來馭朱纓旂旗旖旎鸞熏聲明守器宣華訪安永福上涌駢軒初晨戒服慶色伊滿夤儀載肅至誠莫感遐福空辭氛程月志祓動年司素妓犯列青雲失滋中楹軫夢當戶陳詩楚藥毀方秦鑿反轍高議虛演竒文徒說遠賓上靈長違昭世痛結宸

慈哀震華棣嗚呼哀哉軒帷高寂庭帳深陰鶴關晝
掩鳧燈夜沉仍襲未改容饌如臨矇微儀而可慕標
嗣子之純心嗚呼哀哉韋弁告期麻衣請日辯域展
圖揚龜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位揔葭挽之哀淒視
風烟之騷瑟嗚呼哀哉飾麾輅而南指轉旌羽而北
徂車結軫於雕轂馬緩節於金蘇寄靈心於萬象增
戀戀於國都嗚呼哀哉光徙靡而欲沉山荒涼而遂
晚城闕緬而何期平原忽而超遠情有望而弗追顧
如疑於將反嗚呼哀哉

梁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曰屢輅峩峩龍駢駟步羽

翻前駟雲旗北徠皇帝哀繼明之寢曜痛嗣德之徂
芳御武悵而悽慟臨屺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
烈詔撰德於旌旂求傳徽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
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儷景騰光睿哲膺期日暮斯在
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
溫恭成性修襟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
括囊沈略包舉藝文徧該細素殫極丘墳騰塞充積
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雲物告微稜沴寒象
星霾恒曜山頽朽壤威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
諮丞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

菁華萎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饑餒孤燈翳翳
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風啓玄宮獻成
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水賓從無聲今歸郊郭
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轡青門而徐轉
顧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凌修坂之威夷遡平
原之悠緬驥蹠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泣嗚呼哀哉
混哀音於蕭籟變愁容於天日維夏木之森陰反寒
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
無心遽永潛於容質嗚呼哀哉

詔梁武帝立皇太子詔曰非至公無以王天下非博
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禪舜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
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被四表今岱宗牢落天
步艱難淳風猶鬱黎民未乂白非克明克哲允文允
武皇能荷神器之重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綱德行內
敏威惠外宣羣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綱爲皇太子
庶百年勝殘方流餘慶畢世後仁永固洪業

梁沈約立太子詔曰朕屬當期運係迹前王思所以
長世流祚垂之萬葉百辟咸以元良之寄有國莫先
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儲樹頌守噐承祧乃苟
挹羣議遠惟七百建茲蒙稚仰副宗祊承華肇開崇

基克永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思霑渥澤被之遐邇可
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侯以下量錫幣帛
後魏溫子昇魏莊帝生皇太子赦詔曰有國三善事
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應天纂命握圖受籙
景祚唯新十年以永今日吉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
神光照殿方開博望將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
便可大赦天下

教魏文帝答卞蘭教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
此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

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
頭

表吳張儼請立太子師傅表曰昔賈誼爲漢文帝陳
周成王爲太子以周公爲傅召公爲太保呂望爲太
師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與太子居處左右前後皆
正人也明禮義以導習之故能光熙文武興隆周室
伏惟陛下命世應期順乾作主皇太子以天然之姿
爲國上嗣朝廷以四海未定國家多事師傅之官闕
而未備臣愚以爲高祖初基天下造創引張良叔孫
通出爲師保入與朝政宜博采周漢依舊儀用將相

名官輔弼太子於是以肥贊洪業增暉日月實爲光大也

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思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聰睿之絕性體明達之殊風慈孝發於自然仁恕洽於無外是以武夫懷恩文士歸德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沉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正使聖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間也昔舜以蒸蒸顯其德周旦不驕成其名豈因南面之尊以發假稱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夫至尊至貴能令人畏不能令人譽故桀不能變龍逢之

心紂不能易三仁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博納多容海濔岳峙學無常師唯德所在思無所思唯德所親觀士察人毫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其終遏偽辯於未言絕讒巧於未形其所以包羅殊類鑑觀成敗德生於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群下所常吟咏誠不復須臣贊揚懿美褒稱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顯於金匱隋侯之珠彰於韞櫝者也今相鍾繇大理王朗海內英儒國家柱臣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難與論水覩前世者不可爲言然咸歸太子巍巍之

美敘述清風言之有承聽者欣欣忘日之夕流景燿
於無窮布芳陰於四遠譬若麟龍發足羣獸追蹤寫
鳳舉翼衆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怡綿綿之
屬忘愚戇之言謹觸冒上賦一篇以摠狂狷之思
宋謝莊慶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曰伏惟皇太子殿
下明兩承乾元良作貳抗法迂身英華自遠樂以修
中禮以治外三善克懋德成教尊今日昭辰顯加元
服對靈祇之望儔上庠之歡率天罄世莫不載躍又
皇太子元服上皇太后表曰離景承宸樞光陪極毓
問東華飛英上序樂正歌風司成頌德清明神鏡溫

文在躬練日簡辰顯備元服懋三王之教燭少陽之
重

梁簡文帝謝爲皇太子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爲皇太
子有命自天實驚物聽鴻名盛典爰萃庸薄勢舉干
鈞方茲未重高搏九萬比此非遥臣本凡蔽賓實無
取特以毓慶雲霄憑暉璿極鳴玉內侍指麾外蕃猶
懼不任尚疑廢職况復監撫守從道著前經恭敬溫
文義彰昔記震維禮絕離景事尊養德北宮贊業東
序魏平非擬漢莊靡繼臣牧拙樊漢始獲言歸遂以
下才屬當上嗣事異定陶之舉有類膠東之冊將何

以著三善之德延四皓之遊屈叔譽之辭繹卞蘭之
頌又拜皇太子臨軒竟謝表曰臣聞團暉麗天游雷
居震必資令德寔建賢明臣本空薄器業無取已慙
好儒之志且乏豐下之姿叨逢茲獎事出希世方將
問安寢門視膳天幄察陳奏之章示嚴警之書出龍
樓而祇召息車馳道侍鑾輿而巡幸說經孔庭足踐
闡闔風雲之勢斯近飛陵倒景神仙之舉超然何以
允副元良和茲守噐逢師曠之褒值史丹之述又上
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若天正少陽之位王承祧
之則口實爲美唯稱啓誦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

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温恭在躬
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
非假二疎寧勞四皓虎賁恧其經學智囊慙其調護
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東據書戒憑陵而已
哉玉折何追星頽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
比周儲緱山之駕不反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
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榆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
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未彰茂實式
表洪徽

梁任昉爲皇太子求一日一入朝表曰臣聞內豎告

安姬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或以涼燠之候晨昏異宜膳羞之和鼎飪殊節一辰三朝稱情猶簡終日承顏在理斯愜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窮顧懷不輟豈直下動天至固亦上結慈衷自頃半旬乃朝遂爲通制事踰信次義垂晨省一日萬機不敢三塵御省每旦改宿特乞一至寢門
梁沈約爲皇太子謝初表曰臣實蒙稚溫文以闕不閑三善之訓未習四學之議唯問安內堅因心自發而視膳寢門未任再至乃降皇慈夙膺盛典二體宸極守噐宗祧顧循幼志如臨冰壑

梁蕭子範求撰昭明太子集表曰臣聞姬旦云亾播禮樂於百代宣尼既歿傳雅頌於千祀夏啓之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西京見美長壽一察東漢流名魏擊之悟篋衣事關戰國孫登之愛田苗義屬偏霸各稱小善靡擅雕蟲子桓雖詩賦可嘉矩範頓闕貽譏良史取誚前載備而爲論發奧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長往銅龍毀構音顏緬邀舟壑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縟錦縱橫艷思籠蓋辭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文方遠既異陳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蟬翼輕身

未從塵露而班輸嚴駕永輟駢駮戀主懷茲伏深涕
慕冒乞銓次遺藻勒成卷軸

梁陸倕爲豫章王慶太子出宮表曰臣聞周固本枝
寔資明兩漢啓磐石必係元良所以闡弘祚鼎光崇
守噐伏惟皇太子道契生知照均天縱不藉審諭之
功無待溫文之輔而冬書秋記夙表睿資春誦夏絃
幼彰神度雖復直門守令長壽察微魏贊多容漢稱
寬博不足以連輝茂則疋景令圖甲觀惟新桂宮告
始朱班徙次翠蓋移陰葉裔式瞻人祗蹈舞

周王褒爲百僚請立皇太子表曰臣聞游雷居震春
方應守噐之禮明兩作離少陽纂重暉之業是以三
善昭德載祀之祚克隆一人元良貞國之基永固至
於軒轅得姓高陽才子上嗣佇賢前星虛位魯國公
臣贊親居元子屬當儲貳具僚仰則列辟式瞻臣等
參議請立爲皇太子事隆監撫教資審諭問安寢門
視膳天幄

周庾信慶傳位於皇太子表曰昔者降居若水登庸
有優劣之殊來朝櫟陽繼體有君臣之異不得與夫
天之兩日一日之再中並曜聯輝重明之雙照同年
而語矣欲令百工相和先聞揖讓之風天下無爲早

識吾君之子皇帝藐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木落

太子妃

漢書曰漢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太后為太子取以為妃又曰武帝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為太子公主有力焉故欲以女納太子又曰武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選配太子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帝稱太子欣悅元帝喜謂左右曰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漢武故事曰初武帝為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

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不帝曰若得阿嬌以金屋貯之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皇后阿嬌后字也

王隱晉書曰武帝欲為太子取妃久而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既納寶物固欲娶賈氏因乃納之又曰愍懷太子妃王衍女也劉曜等入洛盡將諸后妃去妃獨拔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則已終不為賊婦賊害之

晉孝武起居注曰上臨軒設懸而不樂遣兼司空謝
琰納太子妃王氏賜文武布絹百官詣上東門_{上禮}
甲辰儀曰皇太子妃公主夫人逢持節使者高車使
者住車相揖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妃給織成袞帶白玉佩四望車
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又曰太子納妃有七綵杯
文綺被長命杯文綺袴

哀策宋謝莊皇太子妃哀策文曰楹凝桂酒庭肅龍
輶風吹國路雲起郊門皇帝傷總綖之掩綵悼副禕
之滅華行光既晏長河又斜顧而言曰琬瑤有毀郁

烈無湮翦素裁簡授之史臣其辭曰霍岫虧天潛流
凝漢祥發桐珪慶昭金筭毓景帝出飛芳戚開秘儀
施谷升音集灌月晷幾望娣袂維良釋幃春宮承飾
少陽五葉衍藻四訓抽光歲蕤蕙振婉變瓊相清微
就遠稜沴方搏臨華罷翠當擘收蘭復殿生響長廡
結寒節移虛饋氣變容衣中庭草蔓階上螢飛傷榮
里第痛溢朝闈霜侵燭昧風密帷凄驚葭夕轉龍駢
夜嘶筵既訣兮奠既撤背青闕兮去神閨旌掩鬱而
還泛蓋透遲而顧低素紉歛維華駟山燧恒陰
松阿不曙離天渥兮就銷沉委白日兮即冥暮菊有

秀兮蘅有芬德方遠兮聲彌樹
齊王儉皇太子妃哀策文曰肇惟初識芳猷夙就翩
翻禮園徘徊樂園視秋齊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
衢荐阻咨我儲貳締緝江許衛女事齊樊姬贊楚美
著嬪嗣德音踵武數盈則反否極斯昌肅膺靈命經
緯三光往儀衡館來式椒堂訓組成事象服有章八
演仰則六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
秋落穎世有遺塵庭無餘影嗚呼哀哉遵三兆之嘉
日迨九筮之靈期澄金波而映盞旆命飛廉而拂瓊
輜揚清笳於漢表動嘶挽於雲基

公主

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

王之

史記曰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
悉嫁諸公子由告歸咸陽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
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

漢書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廼
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孝文女也勃子勝
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又曰宣平侯張敖尚惠帝姊
魯元公主有女惠帝既立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
女配帝又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

帝即位數年無子過平陽王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
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甚忻賜平
陽王金千斤子夫上車王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
即貴願無相忘也又曰烏孫以馬千疋聘漢女元封
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
物爲備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
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歲時再過昆莫年老
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天子聞而憐之

范曄後漢書曰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
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諸王皆封鄉亭侯

公主儀服同鄉亭侯又曰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
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公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
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宋弘被引見帝令公主坐屏
風後因謂弘曰嗔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
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
事不諧矣又曰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
殺人因匿王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
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
失叱奴下車因格煞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
欲筆煞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

聖文類聚 信官音卷之十一
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煞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
不須筆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
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頌之宣兩手
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
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大笑曰天子
不與白衣同又曰竇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子勲尚
東海王強女比陽公主又子固亦尚世祖女沮陽公
主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又
曰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
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
殃是以難之矣

魏本傳曰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嫁公主賢明
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不保身母笑曰
汝德無妬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
人錄之晏婦藏其子王宮中而使者博顏乞所活之
使者具以曰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
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煞

晉中興書曰臨海公主惠帝第四女羊皇后所生初
封清河公主夫出適值永嘉亂賣長城民錢溫溫以
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吳興太守問禮以聞於是

殺温及女適譙國曹統

滅榮緒晉書曰賈后二女宣華女彥封宣華弘農郡
公主女彥年八歲聰明岐嶷便能書學諷誦詩論病
困要后欲議封女以長公主彥語后曰我尚小未及
成人禮不用公主及薨謚哀獻皇女以長公主禮送葬
列仙傳曰朱仲會稽販珠人也高后時獻三寸珠魯
元公主私以七白金從仲求珠仲獻珠四寸事具
碑魏温子昇常山公主碑曰啓泰微之層構闔閭闔
之重扉據天下以爲家苞率土而光宅然則昆山西
峙爰有夜光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稟靈宸極資

和天地芬芳有性温潤成質自然秘遠若上元之隔
絳河直置清高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
於宵燭幽間之盛匹穠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
撫順婉然左辟率禮如宿舉華燭以宵征動鳴佩而
晨去致肅雍於車乘成好合於琴瑟立行絜於清冰
抗志高於黃鵠停輪表信闔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
貽厥孫謀而鍾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
樹奄辭身世從宓妃於伊洛遽捐館舍追帝子於瀟
湘銘曰龍纒莫援日車遂往奄離形神忽歸丘壤祖
歌薤露出奏巫山永厝中野終掩窮泉蕭瑟神道荒

涼墓田松檟徒列琬琰空傳

墓誌宋謝莊豫章長公主墓志銘曰稟中樞之照體
星軒之華肅恭在國掖庭欽其風格勤衡館庶族仰
其德神葉靈條爰自帝堯文信啓魯肇京于楚宵燭
載照娥英是從婉婉締絡優柔肅雍蘅蕙有寶金碧
不居泉庭一夜里館長蕪

齊王融永嘉長公主墓志銘曰作儀阿媛取儷漢妃
相金漏質穠李慙暉肅穆婦容靜恭女德顧史求箴
披圖問則慶善郁夷與仁冥默宵燧亾明曉挽已聲
松門嚴闊泉帳寒清悠哉白日鬱彼佳城

齊謝朓臨海公主墓志銘曰長發有祥瑤臺乃構玄
鳥歸飛北音斯奏聿來徐土禎符爰授帝体靈柯穠
華以秀飾館東魯言歸景族有教公宮無繫車服既
肅簪珥亦崇湯沐率禮衡門降情雲屋彼月斯望在
釣維緡瞻須配景望燭齊神羸華崑岫滅采上春慈
纏雲陞悲動外姒鬱彼崇芒矐然城輦輜翟按轡龍
旒徐轉又新安長公主墓志銘曰氛氲長發時惟睿
文誕茲明淑玉振蘭芬譽宣女師德侔高行肅穆嬪
風優游闡正撫事成箴臨圖作鏡如何冥默方春委
盛

詩魏陳王曹植平原懿公主誄曰俯振地紀仰錯天
文悲風激興霜飈雪零凋蘭天蕙良幹以泯於惟懿
主瑛瑤其質協策應期含英秀出歧疑之姿寔朗是責
生在十旬察人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驥眉識往
俛瞳知來求顏必笑和音則該阿保接手侍御克傷
常在襁抱不停第牀專愛一宮取玩聖皇何圖奄忽
罹天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翱翔號之不應聽之莫聆
帝用吁嗟嗚呼失聲嗚呼哀哉憐爾早歿不逮陰光
改封大郡惟帝舊疆建土開家邑移蕃王緄珮惟鮮
朱紱斯煌國號既崇哀爾孤獨配爾名子華宗貴族

爵以列侯銀艾優渥成禮于宮靈輻交轂生雖異室
歿同山岳爰構玄宮玉石交連朱房皓壁晞曜電鮮
飾終備衛法生象存長埏繕修神閨掩房之柩並降
雙魂孰依人誰不歿憐爾尚微阿保激摧聖上傷悲
城闕之詩以日喻歲况我愛子神光長滅扃關一闔
曷其復晰

晉潘岳南陽長公主誄曰昔唐女嬪媯書叙釐降之
美周姬適齊詩詠肅雍之歌漢之新野以節義垂號
千載伊晉之獻主以聰明睿智考終定謚茲可謂毋
儀純備邁蹤古烈者已惜乎不永背世湮沉爰託素

旂式章德音王之誕育既慕洪胄德之休明亦固天
授思心婉變淑質純茂毋儀不忒內則靡疚肇自弱
笄有馥其芬言告言歸作合于荀在貴思降處逸能
勤上虔諸姑下接支嬪內諧閨闈外和族姻終溫且
惠淑慎其身積善餘慶啓茲名胤厲以惠肅誨以柔
順主實體化不言而信二子遵式匪嚴而峻於穆獻
后奕代熙盛重作大司黎牧火正國之仁姑家之慈
母天道輔賢宜享遐壽如何短命曾不華首寢疾弗
興繁榮摧朽嗚呼哀哉容車戒路祖奠在庭駢駢躋
踏服馬悲鳴皇輿親臨望旗失聲列辟咸起灑淚霑

纓嗚呼哀哉既次墓門降柩升輶靈衣從風素幕生
塵明燎守夜竦紼俟晨噉噉遺嗣煢煢孤臣號無廢
音涕不輟巾又皇女誄曰厥初在鞠玉質華繁玄髮
儵曜蛾眉連娟清顙橫流明眸朗鮮迎時夙智望歲
能言亦既免懷提携紫庭聰惠機警授色應聲疊疊
其進好曰之經辭合容止閑于幼齡猗猗春蘭柔條
含芳落英彫矣從風颺颺妙妙弱媛窈窕淑良孰是
人斯而罹斯殃靈殯既祖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
舊居手澤未改領臆如初孤魂遐逝存亾永殊嗚呼
哀哉

晉左九嬪萬年公主誄曰昔滿衣早智周晉夙成咸
以岐嶷名存典經猗歟公主在幼剋哲方德比齒有
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甫
墜風逝形影長城赫赫京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
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楨秀生紫微日暉月明既
睇艷姿德音孔昭盼禕其媚婉鼻其媯寵玩軒陛如
瓊如瑤雖則弱齒雙德兼苞五福所集聞之先民積
善鍾慶祐德輔仁宜終淑美光暉日新云何降戾景
命不振曄曄榮曜英蕤始芳何辜于天猥遇降霜莞
莞稚菟飄飄遐翔於戲何辜痛茲不福生而何晚歿

而何速酷矣皇靈謬哉司祿嗚呼哀哉日月載馳白
露凝結自主薨徂奄離時節吉凶垂邈存亾異制將
遷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綏岌岌靈輻駿
駟駢駢挽僮齊唱悲音激摧士女歔歔高風增哀一
日不見採蕭作歌况我公主形滅體訛精靈遷逝幽
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淚滂沱嗚呼哀哉

表宋江敷當尚世祖女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
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輜蔽跪處憂
違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年近
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自晉氏以來配

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栢
温歛迹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雪於北階何瑀闕龍
工之姿而見投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瞍殷仲幾
不免於強鋤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
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
窺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仍
乃兄弟踈闊姆姊爭媚相勸以急尼媪競說相諂以
嚴其間又有應荅問訊止巫師毋乃至殘餘飲食詰
辨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顯領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
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於有別意召必以三

更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
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被卷一土之內與此
乖矣又聲影表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而醜老藜
來左右整刷以凝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小容致斥如
臣門介代荷殊榮足定家聲使預提拂青宮美官或
由才升一切婚戚咸成恩侵是以仰冒非宣披露丹
款非唯上陳一已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愛惠之
初若恩詔難降投請不申便當刑膚翦髮投山竄海

藝文類聚卷第十七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人部一

頭

髮

目

鬚

口

舌

頭

說文曰首頭也

釋名曰頭獨也體高而獨也首始也

黃帝素問曰頭者精明之主也

易說卦曰乾為首

毛詩曰螭首蛾眉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民銳頭君乘水而王其民大頭

春秋元命苞曰頭者神所居上圓象天

晏子曰湯長頭而髯鬚

史記曰藺相如爲趙使秦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

漢書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帝系譜曰神農牛首結繩而治伏羲人頭蛇身

嚴尤三將敘曰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目黑白分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東觀漢記曰彭寵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勅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重望蜀每一發兵頭髮爲白

魏志曰辰韓國兒生以石押其頭欲其扁今辰韓人皆扁頭

搜神記曰南方有落民吳時將軍朱栢一婢每夜卧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窓申出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傷人恠之夜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氣急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附得安復瞑如常人

神仙傳曰曹公捕左慈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公公大喜曰果慈頭定視是一束茅爾

洞林曰郭璞爲左尉周都卜云君且墮馬傷頭尉後乘馬行黃昏坂下犢車觸石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

死

秦記曰苻堅祖洪見堅狀貌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

堅頭

幽明錄曰河東賈弼之義熙中爲琅琊府參軍夜夢

有一人面杏醜

防老反

甚多髮大鼻矐目請之曰愛君

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藏云舡漢何處來弼取鏡自看方知恠異曰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云舡得男子弼坐自陳說後能半面笑兩足手口各捉一筆俱書辭意皆美此爲異也餘並如先

書之類身 音考之
[文]晉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
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列余
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
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
爲之慨然又恠諸賢身已既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
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
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
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蒔髮膚
置鼻耳安眉鬚捶牙齒眸子摘光雙權隆起每至出
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僻易坐者竦跽如此者故我

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旨味弗嘗食粟
茹菜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
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
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
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耶則
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
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
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
父之儂澗棲遲神丘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
不効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

退不能為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為
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為子所寄今子欲使吾
為忠耶則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為信耶則當殺身
而成名欲使吾為介節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子
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
以優遊而與蟣蝨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
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諭子儕偶子曾不如太原溫
顥潁川荀禹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
詡此數子或寒吃無宮或阨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
態或驪驥上池下奚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壑

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豈若夫子徒令唇口腐爛手足霑濡哉居有事之世
而恥為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
異牢檻之熊深窞之虎石間餓蟹竈中之鼠事力雖
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蹉跎前感至老無所希也

目

易說卦曰離為目

山海經曰一臂國為人一目中其面而居

毛詩曰美目盼兮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又曰睥

其目瞡其腹

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又舜重瞳子是謂重明

孫卿子曰堯舜三眸子

孝經援神契曰伏犧大目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胡非子曰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眚

莊子曰溫伯雪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焉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位矣夫仁義翻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尸子曰使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

楚辭曰娛光眇視目增波又曰蛾眉曼睩目騰光又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又曰滿堂兮美人忍獨與余兮目成

孫卿子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也

知子曰田駟欺鄒君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

子見鄒君曰有人見君則眇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
殺之惠子曰瞽眇兩目君奚弗殺駟東欺齊侯南欺
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乃弗殺

淮南子曰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
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
大有所忘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
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額是黃帝
之形貌也

史記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子胥仰天嘆曰

抉吾眼着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

自到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臣朔目若懸珠齒如編貝

東觀漢記曰馬援眉目如畫

鄭玄別傳曰玄秀眉明目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虧

瀨鄉記曰老子大目

詩梁劉孝綽詠眼詩曰含媯暎已合離怨動還開欲
知密中意浮光逐笑迴

箴宋謝惠連目箴曰氣之清明雙眸善識唯道是視
瞻彼正直

善之類身 八音卷之二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眼銘曰惟正是視玄黃匪惑非
禮不觀儀形是則慎爾所覲無愆斯德

耳

樊氏相法曰耳門不容麥百歲

相書曰耳門小富而悵

淮南子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河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孟子曰伯夷耳不聽惡聲

史記曰韓信使人言於漢王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
鎮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之足附

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王乎因立之

范曄後漢書曰珠崖僂耳其渠師耳垂肩三寸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陽都女耳細而長
衆皆言此天人也

烈士傳曰燕丹使田光往候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
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蜀志曰先主長十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

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布顧劉備曰玄德卿為上坐
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虎不
得不急曹公欲緩之備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

董太師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魏書荀攸年七八歲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

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也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

如此

抱朴子曰老君耳長七寸

瀨鄉記老子耳有三門

楚辭曰曾頰倚耳曲眉規

樊氏相法曰人耳困長寸三分壽百二十歲一寸壽

百歲如豆生即死耳門前有仙人杖四理一百歲三

理八十二理六十

晉祖台之荀子耳賦曰夫惡勞而希逸寔萬物之

至誠何斯耳之不辰託荀子而宅形在瘠土而長勤

無須史之閑寧預清談而閉塞開鄙穢而聰明竭微

聽於門閣採羣下之風聲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耳銘曰惟耳是聽仁愛是聞詳

察巧言離辯異羣無迷邪諂炫惑莫分

口

易說卦曰兌為口

禮記曰數誚無為口容又曰口容止又曰負劍辟呬

詔之則掩口而對又曰趙文子其言呐呐然如不出

諸其口

孝經曰口無擇言

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又曰孔子海口含海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莊子曰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牟曰子獨不聞坎井之鼃謂東海之鼃曰坎井之樂亦至矣子奚不來入觀乎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

史記曰秦始皇遊於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誅族矣又曰

鄧公見景帝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

鬼谷子曰口者機關也所以開閉情意也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說苑曰常縱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無遺教語弟子乎常縱乃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亾乎曰亾豈非以剛耶常縱曰天下事盡矣又曰惡言不過口苛言不留耳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審駟馬不能追也

漢書曰漢王擊魏豹問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曰栢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又曰周昌曰臣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又曰楊雄口吃不能戲談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才存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令含之

杜恕體論曰束修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知也故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養生經曰軍營之中有甘泉

軍營口也

養生要尹氏內解曰口為華池

相書曰欲知人多口舌當視其口如鳥喙言語皆聚

其舌舌人也

相書雜要曰口大容手赤如朱丹貴且壽

瀨鄉記曰老子方口

吳錄曰孫權方頤大口目有精光

箴宋謝惠連口箴曰宣納之由寔伊樞機唯舌是出

馳駟安追差釐千里君子慎微何用口爽信在甘肥

誠晉傅玄口誠曰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

流成川蟻孔潰河流穴傾山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口銘曰惟口是慎慎乎語笑三

緘是戒事重周廟戒之戒之無貽厥誚

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

呂氏春秋曰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德厚也

莊子曰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

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

史記曰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又曰留侯曰家世相韓韓滅

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之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又曰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亾璧門下意儀盜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無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張口曰視吾舌尚在否妻曰在也儀曰足矣

說苑曰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頭髮皓白鳥面人形而虎尾恒與玉女更投壺

漢書蒯通謂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

英雄記曰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表紹紹知操有圖已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示人取舌還含有頃如故

郭子曰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覺舌本間強沈約宋書曰南郭王義宣生而舌短澁言相書曰舌如絳赤者賢人也

相書雜要曰吐舌及鼻三公

賦梁簡文帝舌賦曰奚茲先生問於何斯逸士曰夫三端所貴三寸著名故微言傳乎往記妙說表乎丹青魯談笑而軍却王言詠而瑞隆陸有千金之富周爲一說之功復有構扇之端讒諛之迹艷紫凌朱飛黃妬白吾將欲廢便辟之交遠巧佞之友歿張儀之餘穢蘇秦之後粉虞鄉之白璧碎漢王之玉斗然後浮偽可息淳風不朽

論晉張翰不用舌論曰論者以爲心氣相駢因舌而言卷舌翕氣安得暢理余以留意於言不如留意於

不言徒知無舌之通心未盡有舌之必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謂至精愈不可聞樞機之發主乎榮辱禍言相尋召福甚希喪元滅族沒有餘哀三緘告慎銘在金人留侯不得已而掉三寸亦反初服而効神仙靈龜啓兆於有識前却可通於千年鸚鵡猩猩鼓弄於籠羅財無一介之存普天地之與人物亦何屑於有言哉

髮

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左傳曰齊侯田于菖盧蒲嫫見泣且請曰余之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種種短也公曰吾告二子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子雅放盧蒲嫫于北燕又曰昔有仍氏女生鬢黑為髮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為人美髮

呂氏春秋曰昔者殷旱五年湯乃以身禱剪髮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

韓子曰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誚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于將切

肉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肉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爇鑪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其下而誚之果然乃誅之又曰燕李季好遠出其妻有士季至士在內妻患之妾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爲之奈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浴之季曰諾乃浴

家語曰顏曰二十髮白

史記曰藺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

淮南萬畢術曰理髮竈前婦安夫家又曰用麻子中人桐葉米汁煮之沐二十日髮長

東觀漢記曰明德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又曰和熹皇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特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

書之類身 八音考之十一
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殺請
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

王隱晉書曰陶侃爲吏鄱陽孝廉與親友過侃宿母
截髮以供賓諸客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詩梁何遜白髮詩曰絲白不難染蓬生本易扶唯此
星星髮獨與衆中殊

賦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髮垂雖非青蠅
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
白髮將拔怒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
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書拔何罪之故

予觀橘柚一暎一晬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子之
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
枯赫赫閭闔藹藹紫廬弱冠來仕童髻獻謨甘羅乘
軫子竒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
吾白髮臨欲拔瞑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
自以辯惠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
異不以烏髮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
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
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者羞
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

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
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序晉稽含白首賦序曰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於
左髮斯乃衰悴之標證棄捐之大漸也蒲衣幼齒作
弼夏后漢之賈鄧弱冠從政獨以垂立之年白首無
聞壯志衄於蕪塗忠貞抗於棘路覩將衰而有川上
之感觀趣舍而抱慷慨之歎

髑髏

說文曰髑髏頂也

廣雅曰顙顙謂之髑髏

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捶而問曰夫子
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語卒
援髑髏枕而卧髑髏晏夢曰天死無君於上無臣於
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爲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
能過也

魏略曰王忠先因飢噉人五官將與共從駕出行過
家間無何令取道邊死人髑髏繫著忠馬鞍上以爲
戲笑

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有一
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也

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免者數千而已
循除諸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
葬之今名共冢

南州異物志曰烏許人髑髏破之以飲酒
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張榮爲高平戍邏王時遭曹
嶷賊寇亂人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爛
十餘丈樹顛大焱響動山谷久聞人馬鎧甲聲謂疑
賊上人皆惶恐並嚴出將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
人但見碎火來曬人袍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
還明日往視出中無燃火處唯見髑髏百頭布散在

山中

賦後漢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游目於九野觀化
於八方顧見髑髏委於道傍子平悵然而問之子將
并糧推命以天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爲是上知
爲是下愚荅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
自修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
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髑髏曰死爲休息生爲役
勞冬之冰凝何如春冰之消况我已化與道逍遙與
陰陽同其流元氣合其朴雲漢爲川池星宿爲珠玉
雷電爲鼓扇日月爲燈燭合體自然無情無欲不行

而至不疾而速

晉呂安髑髏賦曰躊躇增愁言遊舊鄉惟遇髑髏在彼路傍余乃俯仰咤歎告于昊蒼此獨何人命不永長身銷原野骨曝大荒余將殞子時服與子嚴裝殮以棺槨遷彼幽堂於是髑髏蠢如精靈感應若在若無斐然見形溫色素膚昔以無良行違皇乾來遊此土天奪我年令我全膚消滅白骨連翩四支摧藏於草莽孤魂悲悼乎黃泉余廼感其苦酸啜其所說念爾荼毒形神斷絕今宅子后土以爲永列相與異路於是便別

說魏陳王曹植髑髏說曰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秦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劔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殞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佯若有來况若有存影見容隱厲響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

移陰陽不能更四節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
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
冲蒲之不盈吹之不凋嘘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
停寥落溟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
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
是髑髏長呻廓皆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
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
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余將
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
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壅以丹土
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
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膽

黃帝素問曰膽者中正之官斷決出焉

吳越春秋曰越王欲報怨懸膽於戶出入嘗之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又曰

袁紹在黎陽將南度程昱守甄城太祖欲益其兵昱

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見昱兵少必輕易不致若益

昱兵過則不可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大

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曰程昱之膽過於

吳志曰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

管輅別傳曰輅年十五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見輅輅造之客百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資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酒三斗然後而言子春大喜酌三斗獨使飲之於是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劉琨書曰膽識堅定臨難無苟免之意

世說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魏嵇康明膽論曰有呂子春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事膽以決斷專明無膽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

類文類聚卷第十八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人部二

美婦人

賢婦人

美婦人

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狀為窈美色為艷美心為窈

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曰碩人其頤衣錦聚
衽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
眉又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曰美而艷又曰昔有仍氏生女鬢黑而甚美光可鑒名曰玄妻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垂意溝洫則玉女敬養穆天子傳曰赤鳥之人甚好獻二女于天子以爲嬖人赤鳥美人之地

韓子曰魏王遺楚王美女王甚悅之

莊子曰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潛鳥見之高飛

尹文子曰齊有黃公者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而一國之人無敢媵

者

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俱

欺既反則見者走易以玄楊則行者皆止

楚辭曰姱容修態細洞房蛾眉曼綠目騰光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淮南子曰曼容皓齒形姱骨佳不待傅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

戰國策曰張儀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又曰司馬喜謂趙王曰趙佳麗之所也

史記曰紂囚西伯而閔天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
紂大悅乃放西伯又曰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武
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
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
夫人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覩其體形狀不足以當人
主有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之曰真
是矣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嘖曰美女
入室惡女之仇也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侍武帝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
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國佳

人不可再得上歎曰善豈有此人乎平陽王因言曰
年有六

召見之實妙麗善舞以為夫人

漢武故事曰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
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十與
上同輦者十六人貞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
白黛黑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悅之歎曰娶妻
當得陰麗華後為皇后

華嶠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能作愁眉啼粧墮馬
髻折腰步趨齒笑以為媚惑也

妬記曰栢大司馬以李勢女爲妾栢妻南郡王拔刀
率數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窓前梳頭髮垂
委地姿貌絕麗乃徐下地結髻歛手向王曰國破家
亾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實猶生之年神色閑正
辭氣悽婉王乃擲刀前抱之曰阿姊見汝不能不憐
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于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曰綠珠美而工舞孫秀乃
使人求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
崇崇出妓妾數十人皆蘊蘭麝而被羅縠曰在所擇
使看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旨索綠珠崇勃

然曰綠珠吾所愛重不可得也使者還以告故秀勸
趙王倫殺之

栢譚新論曰陳平說單于闕氏言豈以有好麗美女其
容貌天下無雙急以進單于單于見此必大愛之則
闕氏疎矣

典論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袁術登城見悅之遂納
焉甚愛幸諸姬害其寵殺之

魏略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幽州后留侍姑及
鄴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紹妻自縛文帝曰袁夫人
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審視見其顏色非凡

稱嘆之太祖爲迎取焉

吳志曰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又曰周瑜從孫策皖城得喬公兩女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

俗說曰宋祚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

鄴中記曰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爲夫人

詩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青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願爲雙飛燕銜

沉巢君屋

魏陳王曹植詩曰有美一人被服織羅妖姿艷麗翁若春花紅顏譁擘雲髻我我彈琴撫節爲我弦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又雜詩曰南国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海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癸皓齒俛仰歲將暮榮曜寧久恃又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歧路間袿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水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食借問女何居乃

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開容華暉朝日誰
不希令顏

魏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織羅衣
左右佩雙璫又詩曰周鄭天下郊衛衢當三河妖冶
閑都子英曜何芬葩玄鬟發朱顏睇眇有光華傾城
思一顧遺視來相過願爲三春遊朝陽忽蹉跎又詩
曰二妃遊江濱逍遙從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婉有芬
芳綺靡情歡愛千歲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華結中
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

晉傅玄詩曰有女懷芬芳媿上步東廂蛾眉若雙翠

明眸發清陽丹唇翳皓齒秀顏若珪璋令儀希世出
無乃古毛嫱首戴金步搖耳繫明月璫珠環約素腕
翠羽垂鮮光容華既已艷志節擬秋霜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香
輕花鬢畔墮微汗粉中光飛鳧初罷曲啼鳥忽度行
羞令白日暮車馬鬱相望又詩曰麗旦典妖嬈共拂
可憐粧同安鬟裏揜異作額間黃羅裾宜細簡畫屨
重高墻含羞未上砌微笑出長廊取花爭寶鑑攀枝
念梁香但歌聊一曲鳴絃未肯張自矜心所愛三十
侍中郎又詠內人晝眠詩曰北窓聊就枕南簷日未

斜攀鉤落倚障插振舉琵琶夢笑開媯靨眠鬟壓落花
簾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婿怕相伴莫誤是倡
家又詠美人看畫詩曰殿上圖神女宮裏出佳人可
憐俱是畫誰能辯寫真分明淨眉眼一種細腰身所
可持爲異長有好精神

梁元帝古意詩曰妾在城都縣願作高唐雲樽中石
榴酒机上蒲萄紋停梭還歛色何時勸使君

梁昭明太子詠照流看落釵詩曰相隨照淥水意是
重涼風流搖粧影壞釵落髮花空佳期在何許徒傷
心不同又名士悅傾城詩曰美人稱絕世麗色譬花

叢經居李城北來往宋家東教歌公主第學舞漢城
宮多遊淇水曲好在鳳樓中履高疑上砌裾開特畏
風袖輕見跳脫珠攬雜青蟲垂絲繞帷幔落日度房
櫺粧窓隔柳色井水照桃紅非憐交甫珮羞使春閨
空又美人晨粧詩曰比窓朝向鏡錦障復斜縈媯羞
不肯出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廣燕支逐臉生試將
持出衆定得可憐名

梁邵陵王蕭綸見姬人詩曰春來不復賒入苑駐行
車比來粧點異今世揆鬟斜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
花狂夫不如妾隨意晚還家

梁蕭子顯美女篇曰章丹暫輟舞巴姬請罷弦佳人
淇洧出艷趙復傾燕繁穠既爲李照水亦成蓮朝酤
成都酒暝數河間錢餘光幸未惜蘭膏空自煎

梁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
映並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踈密着領俱周
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又詩曰絳樹及西施俱
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腰肢鏡前誰並照相
將映淥池看粧畏水動歛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乱橫
簪歷髮垂曲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
聽使君知又南苑看人還詩曰春花競玉顏俱折復

俱攀細腰宜窄衣長釵巧扶鬟洛橋初度燭青門欲
上關中人應有望上客莫前還

梁徐君倩初春攜內人行戲詩曰梳飾多今世衣着
一時新草短猶通屨梅花漸著人樹斜牽錦帔風橫
入紅綸滿酌蘭英酒對此得娛神

梁劉孝綽愛姬贈主人詩曰卧久疑粧脫鏡中私自
看薄黛銷將盡凝朱半有殘垂釵繞落髮微汗染輕
紈同羞不相雜對笑更成懽妾心君自解挂玉且留
冠又爲人贈美人詩曰巫山荐枕日洛浦獻珠時一
遇便如此寧關先有期幸非使君問莫作羅敷辭夜

長眠復坐誰知閨歛眉欲寄同花燭爲照遙相思又
詠姬人未肯出詩曰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徘徊
定不出常羞華燭明又見鄰舟人投一物衆姬爭之
詩曰河流既浼浼河鳥復關關落華浮浦出飛雉度
洲還是日倡家女競媯桃李顏良人惜美珥欲以代
芳管新縑疑故素盛趙蔑衰班曳綃爭掩縠搖珮奮
鳴環客心空振蕩喬枝不可攀又淇上戲蕩子婦詩
曰桑中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雜佩上客誘明
璫日暗人聲靜微步上蘭房露葵不待勸鳴琴無暇
張翠釵挂已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蕩子春夜守空

林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粧

梁吳筠擬古詩曰艷喬陽之春携手清洛濱雞鳴上
林苑薄暮小平津長裾藻白日廣袖帶芳塵故交一
如此新知詎憶人又古意詩曰妾家橫塘北癸艷小
長安花釵玉宛轉珠繩金絡統羃歷懸青鳳逶迤搖
白團誰能分見此含恨不相看

梁王僧孺陳南康新納詩曰二八人如花三五月如
鏡開簾一種色还将兩相映

梁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詩曰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日
雲傾城今始見傾國昔曾聞媚眼隨羞合丹脣逐笑

分風卷蒲萄帶日照石榴裙自有狂夫在空持勞使君

梁費昶春郊望美人詩曰芳郊拾翠人迴袖採芳春金輝起步搖紅采發吹綸陽上蓋傾月飄上馬足塵薄暮高樓下當知妾姓秦

梁劉綏詠傾城人詩曰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關別有物還是傾城人經共陳王戲曾與宋家鄰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粉光猶假面朱色不勝脣遙望疑花發聞香知異春夜上言媯盡日日態還新已傾荀奉倩能迷石季倫上客徒留日不見正橫陳

梁鮑泉落日看還詩曰妖姬競早春上苑逐名臣苔輕變水色霞濃掩日輪雕甍斜落景畫扇拂遊塵衣香遙已度衫紅遠更新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練人

梁徐排妻劉氏詩曰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粧開簾對芳樹又詩曰東家挺竒麗南園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梁范靜妻沈戲蕭娘詩曰明珠翠羽帳金薄綠綃帷因風時暫舉想像見芳姿清晨掃步搖薄晚解羅衣託意風流子佳情肯自私

陳伏知道詠人娉妾仍逐琴心詩曰春色轉相催佳

人心自迴長卿琴已弄秦家書未來挂冠易分綬薦
枕缺因媒染香風即度登垣花正開貞樓若高下何
如上陽臺

陳徐陵春情詩曰風光今日動雪色故年殘薄衣迎
新節當鑪却晚寒故香分細煙石炭擣輕紈竹葉裁
衣帶梅花奠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
下蔡先將过上蘭

隋江惣秋日新寵美人應令詩曰後宮唯聞莫瓊樹
絕世後有宋容華皆自爭名進女弟定覺雙飛勝蕩
家願並迎春比翼首兩長作照日同心花聞道艷歌詩

易詩許新恩卹入要翠眉未盡自生愁玉臉含啼
還似笑角枕千嬌薦芬香若使琴心一曲奏幽蘭度
曲不可終陽臺夢裏自應通秋樹相思一枝綠爲插
賤妾兩鬟中又新入姬人應令詩曰洛浦流風漾淇
水秦樓初日度陽臺王軼輕輪五香散金燈夜火百
光開非是妖姬渡江日定言神女隔河來來時向月
別嫦娥別時清吹悲簫史數錢拾翠爭佳麗拂紅點
黛何相似本持織腰惑楚宮暫迴舞袖驚吳市新人
羽帳挂流蘇故人網戶織蜘蛛梅花柳色春難遍情
來春去在須臾不用庭中賦綠草但願思着弄明珠

賦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
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
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
佳人莫若臣東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
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
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
墻闕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
鬢耳齧脣歷齒旁行踽儻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
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爲好色者矣秦章華大夫在側
因進而稱曰臣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從容鄭衛溱洧

之間是時向春之未迎夏之陽鷓鴣啾啾羣女出
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於是處子
恍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踈俯仰
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盼因遷延而辭避目欲其顏
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

漢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
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
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相如曰
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
車譬猶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

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
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玄髮豐艷蛾眉皓齒
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聞大王之高
義命駕來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
宮上宮閑館寂寞云虛門閣盡掩暖若神居芳香芬
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若在牀臣遂撫絃爲幽蘭
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有美人兮來何遲
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
施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
柔滑如脂臣脉定於內心正于懷翻然高舉與彼長

辭
後漢張衡定情賦曰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艷而秀
容斷當時而呈美冠朋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
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
愁屏營

後漢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
其既遠也若披雲緣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
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燎照視之無主面若明月輝似
朝日色若蓮葩肌如疑蜜又檢逸賦曰夫何姝妖之
媛女顏煒燁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

余心悅於淑麗愛獨結而未并情罔象而無主意徙
倚而左傾晝騁情以舒愛夜託夢以交靈
魏陳琳止欲賦曰媛哉逸女在余東濱色曜春華艷
過碩人乃遂古其寡儔固當世之無鄰允宜國而寧
家實君子之攸嬪伊余情之是悅志荒溢而傾移宵
炯炯以不寐晝舍食而忘飢歎北風之好我美携手
之同歸忽日月之徐邁庶枯楊之生梯道攸長而路
阻河廣養而無梁雖企予而欲往非一葦之可航展
余轡以言歸舍憺瘁而就牀忽假寐其若寐夢所權
之來征魂翩翩以遙懷若交好而通靈

魏阮瑀止欲賦曰夫何淑女之佳麗顏灼灼以流光
歷千代其無匹古今而特章執妙年之方盛性聰
惠以和良稟純潔之明節後申禮以自防重行義以
輕身志高尚乎貞姜予情悅其美麗無須史而有忘
思挑天之所宜願無衣之同裳懷紆結而不暢兮魂
一夕而九翔出房戶以躑躅觀天漢之無津傷匏瓜
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還伏枕以求寐庶通夢而交
神神惚恍而難遇思交錯以續紛遂終夜而靡見東
方旭以既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
魏王粲閑邪賦曰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而艷逸

橫四海而無仇超遐世而秀出發唐棣之春華當盛
年而處室恨年歲之方暮哀獨立而無依情紛拏以
交橫意慘淒而增悲何性命之奇薄愛兩絕而俱違
排空房而就衽將取夢以通靈目炯炯而不寐心忉
怛而惕驚

魏應瑒正情賦曰夫何媛女之殊麗兮姿溫惠而明
哲應靈和以挺質體蘭茂而瓊潔方往載其鮮雙曜
來今而無列發朝陽之鴻暉流精睇而傾泄既榮麗
而冠時援申女而比節余心嘉夫淑美願結歡而靡
因承窈窕之芳美情踊躍乎若人魂翩翩而夕遊甘

同夢而交神晝彷徨于路側宵耿耿而達晨清風厲
於玄序涼飈逝於中唐聽雲鴈之翰鳴察列宿之華
輝南星晃而電隕偏雄肅而特飛翼騰言以俯音嗟
激迅而難追傷住禽之無隅悼流光之不歸愍伏辰
之方逝哀吾願之多違步便旋以永思情慘慄而傷
悲還幽室以假寐固展轉而不安神眇眇以潛翔恒
存遊乎所觀仰崇夏而長息動哀響而餘歎氣浮踊
而雲館腸一夕而九煩

魏陳思王曹植靜思賦曰夫何美女之媿妖紅顏曄
而流光卓特出而無匹呈才好其莫當性通暢以聰

惠行嬋密而妍詐蔭高岑以翳日臨淥水之清流秋
風起於中林離鳥鳴而相求愁慘慘以增傷悲予安
能乎淹流

晉張華永懷賦曰美淑人之妖艷因眇眇而傾城揚
綽約之麗姿懷婉婉之柔情超六列於往古邁來今
之清英既惠余以至僉又結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款
固接情愛之分深誓中誠於曠日要執契以斷金嗟
夫天道幽昧差錯繆於參差怨祿運之不遭雖義結
而絕離執纏綿之篤趣守德音以終始邀幸會於有
期異谷華之我侯儻皇靈之垂仁長收懽於永已

梁江淹麗色賦曰夫絕世獨立者信東鄰之佳人既
翠眉而瑤質亦顙瞳而頰脣灑金花及珠履颯綺袂
與錦紳色練練而欲奪光炎炎而若神非氣象之可
譬焉影響而能陳故仙藻靈葩冰華玉儀其始見也
若紅蓮鏡池其少進也如綵雲出崖五光徘徊十色
陸離寶過珊瑚同樹價直瓊草共枝於是雕臺繡戶
當衢橫術椒庭承月碧幌延日架虬柱之嚴麗亘虹
梁之峻密錦幔垂而香寂桂煙起而清謐女乃曜邛
鄲之躡步媚此里之鳴瑟若夫紅華舒春黃鳥飛時
緝蕙初軟頰蘭始滋不擊蘅帶無倚柱旗摘芳拾蕊

涵詠吐辭笑月出於陳歌感蔓草於衛詩氣炎日永
離明火中槿榮任露蓮華勝風後欄丹柰前軒碧桐
笙歌晚右琴舞池東至乃西陸始秋白道月弦金波
照戶玉露暖天氣以濕兮曉未半星雖流兮夜何央
憶雜佩兮且一念憐錦衾兮以九傷於是帳必藍田
之寶席必蒲萄之文館圖明月室畫浮雲言必入媚
動必應規有光有艷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凝骨竒
經秦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覲其容非天下之
至麗孰能與於此哉

梁沈約麗人賦曰有容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騫王

室遊遊許史歸而稱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
月孌婉如春疑情待價思尚衣巾苦踰散麝色茂開
蓮陸離羽珮雜錯花鈿響羅衣而不進隱明燈而未
前中步檐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池翻荷而納影風
動竹而吹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出閨入光含羞隱
媚垂羅曳錦鳴珥動翠來脫薄粧去留餘膩露粧委
雲埋髮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賢婦人

毛詩曰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
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列女傳曰楚昭貞姜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
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
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
宮人約命曰召若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
使者而行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
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妾不敢棄約
越義而求生大水至而死乃號曰貞姜又曰楚白貞
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早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
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因以輜
輶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夫人辭曰白公無恙時

妾幸得充後宮執箕箒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
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
之所聞也吳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姬又曰
魯秋胡絜婦者魯秋胡之妻也秋胡子既納之五日
而去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有一美婦人
方採桑秋胡子下車暑日苦曝獨採桑吾行道遠願
託桑陰下一食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
如逢少年力桑不如見公卿今吾有金願與夫人婦
人曰採桑力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
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也秋胡子還家奉金遺母母

使人呼其婦婦乃向採桑婦婦乃自投於河而死又
曰梁寡高行者梁之賓婦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
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之高行曰妾之夫不幸
先犬馬填溝壑妾宜以身薦棺槨守養幼孤不得專
意妾聞婦人之義一往不改以全貞信之節棄義而
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操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餘
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又曰漢中趙高
妻者同郡張氏之女也字禮修姑嚴酷無道小怒則
罵大怒則罰禮修恭承初無愠色引過自咎姑後知
之乃變意厚加愛敬後姑疾病其女來視臨困却女

曰也困矣絕命當在賢婦之手婦前抱持乃絕後郡
內遭賊高死君難禮修以碧塗面亂頭稱痛懷刀在
身意氣烈決賊不迫也叔父矜其年壯欲更嫁之禮
修慷慨至死爲誓又曰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勤之女
也爲同縣朱曠所聘昏禮未成勤遇病喪沒鄰比斷
絕曠觸冒經營尋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
祚者多將人衆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劫其弟妹靜
懼爲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爲妾父而死是
以託身亡者自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
其不然請守之以死乃舍之又曰蜀景奇妻者羅氏

之文字貢羅奇以無嗣貢羅專心供養父青以許同
郡宰詩貢羅與父書陳其情志歷年不歸後青受遠
使詩白州告縣發遣貢羅貢羅乃由徑道詣州白訴
言意慷慨請死不從州嘉而許焉又曰捷為相登妻
者名度適登一年而寡守令吳厚因入問度度引刀
截髮縣長吏復遣媒介度曰前已斷髮謂之表心何
悞復有斯言哉欲取刀割鼻左右救止又曰沛郡劉
長卿妻者生一男字玉玉五歲而長卿卒懼見謫嫁
既不歸寧兄弟時往防漸遠疑言不及外玉年十五
死乃援刀割耳明已不二在喪側者無不感傷又曰

三
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
奇以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
父母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起我者不過
以我年少而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於是迎者空
及又曰廣漢廖伯妻者同郡段氏之女名紀配性聰
敏達於詩書進退閑暇父母將有所許紀配曰梁高
行割鼻告誠以全其節求生害仁仁者不為紀配生
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哉作詩三章以諷父母乃
援刀斷指又曰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名榮升遊誕
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未

營不垂淚而言榮父疾升呼榮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爲州所辟遇劫被害榮手刃殺升者以首還祭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貞義截髮賣以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誇行羊子慙而棄之鄰人欲犯貞義而劫其姑貞義操刀而出鄰人曰從者可不從者殺汝姑貞義仰天而歎以刀刎頸而死太守以大夫禮葬之號曰貞義又曰留子直妻者漢末擾攘隨夫之從父客居豫章從父與賊交通邸族

之妻年少有色太守客請以爲妻守死不從以還太守什吏殺之臨死顏色不變口無怨言郡吏及客憐更還救請免既得活乃自割耳久之太守聞其夫在遂還其妻又曰會稽翟素者翟氏之女也受聘未及配適遭亂賊欲犯之臨之以刃曰不從者今即死矣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賊遂殺素

詩晉傅玄秋胡詩曰秋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守空房嫵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積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顏借息此樹傍言以逢卿喻遂下黃金裝

宋顏延之秋胡詩曰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脫巾
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蠶月
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
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
多若調密此金玉聲如何久爲別百行愆諸已愧彼
行露詩甘之長川矣

晉左九嬪班婕妤好贊曰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
進賢辯祝理誣形圖丹青各侔樊虞

孟軻母贊曰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
効斷織激子廣以墳奧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行接輿妻贊曰接輿高潔懷道行謹妻亦冰清同味
玄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遼

荆武王夫人鄧曼贊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
曼心映禍幾覩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

齊杞梁妻贊曰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
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齊義繼母贊曰聖教玄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
典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魯敬姜贊曰邈矣敬姜含德之英于行則高于理斯
明垂訓子宗厲發竒聲宣尼三歎萬代遺馨

晉滔鈕母孫氏公孫夫人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剡人也夫人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竒朗照於韶齡四教成於弱笄慈恩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籩豆無闕猗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冰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瓊林竒翰有集展彼碩媛含德來綺動與禮遊靜以義立

理晉張林陳夫人碑曰夫人姓徐吳郡嘉興人也夫少膺靈粹誕茲淑貞聰哲明敏溫恭柔順體仁足

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恭順不惰其心明烈寔備其體若夫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厲冰玉厥德靡顯靡靡其操翼上其仁明景內映朗節外新芳徽風邁淑慎其身

書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曰瓊聞興資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亾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殯喪殯半年彥奄亾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解晉湛方生上貞女解曰伏見西道縣治下里龍憐
年始弱笄出適皮氏未逾半年聳京殞沒京兄弟三
人相尋周落外靡期功之親內絕胤嗣之繼憐貨其
父母之資躬親機杼之勤數年之間三喪俱舉四節
蒸嘗于今不輟志存匪石之固行無片言之玷資良
屢聘誓而弗許守節窮居於今五十餘年矣詳觀之
遺烈書于記傳者或毀髮膚之體以絕求者之望或
自經溝中苟全不奪之志雖操存而身亾行立而形
虧寡能兼全其道始終若斯者也憐蓋草萊之婦人
耳生於幽谷之中長於荒榛之下目不見尺素之文

耳不聞今古之說師心率已蹈茲四德抑可謂稟
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彤管未揮令問不彰非所以
表賢崇善激揚貞風也

老

說文曰老考也七十曰耆八十曰耄九十曰老

釋名曰九十曰鮐背或曰黃耆或曰凍梨或曰鯢齒
或曰眉壽

易曰枯楊生萑老夫得其女妻

尚書曰五福一曰壽

禮記曰百年曰期頤又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憂

后氏以饗禮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又曰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鮐背以引以翼

左傳曰燭之武對鄭伯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又曰晉悼大夫食輿人絳縣人或年長矣使問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年於今三之一也使

問諸師曠曰七十三矣

論語讖曰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曰河圖將浮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

國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敬言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也必恭恪於朝朝夕以警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周書曰文王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守守之哉傳之子孫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

尸子曰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且說秦王秦王遂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始皇謂王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又曰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事申公時已年八十餘矣又曰伏生秦博士孝文欲求治尚書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老不能行詔晁錯往受之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見畝丘人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矣公曰美哉壽也又曰楚丘先生被蓑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可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惡將我使而老也我投石拔距乎追車赴馬乎吾將死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而

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吾乃始壯矣何老之有
說苑曰楚文王伐鄭使王子華子露車二子出遊老
載畚從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畚

漢書曰馮唐以老為郎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
郎又曰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妻妾以百數曾孕者不
復幸年百餘歲乃卒又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
奉使不辱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東觀漢記曰馬援年六十二請擊五溪蠻帝愍其老
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
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

續漢書曰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以糜粥
杖長九尺端鳩飾鳩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也又
曰仲秋祠老人星于國南郊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詣門門者見垂白
不進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
登思仙之臺八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

世說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
先老荅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隆冬轉茂

瀨鄉記曰老聃計其年紀時已一百餘聃無老耄之
貌也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左鬚生角長寸半

詩魏應璩詩曰古有行道入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

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又新詩曰

少壯面目澤長老顏色麤麤醜人所惡拔白自洗蘇

魏阮瑀詩曰白髮隨櫛墜未寒思厚衣四支易懈倦

行步益踈遲常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

堂上生旅葵

晉張載詩曰氣力漸衰損髮髮終以皓昔為春月華

今為秋日草

晉陸機詩曰軟顏收紅藥玄髮吐素華冉冉逝將

叱咄柰老何

梁范泰詩曰枉生竟何豫未云倏已老華髮飄悴

苦慮栖懷抱疇昔少年時皆以歸大造

梁簡文帝詩曰昔類紅蓮草自玩淥池邊今如白華

樹還悲明鏡前

梁孔壽老詩曰盛年歌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

至星星白髮垂

表梁沈約致仕表曰徒以桑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

之禮忽在今辰使反身敝廬待終窮巷臣又聞之懸

車散髮其來舊矣昔廣德請骸義在量力二疎知止

懼貽後悔數年以來稍就盡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
若蒙天地大恩造物洪施拯其隆滿之切救其害盈
之災譬彼日昊假榮終朝踟躕夕景少觀盛化宅壤
歸泉自無云幾祈仁仰澤事止寸陰

梁王僧孺爲韋雍州致仕表曰一旦攀附遂無涯限
排雲矯漢飛捧待翼陸離蟬組照灼潘旗受服推轂
執珪奉酌變狹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况復還周
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輕載積基薄墉高
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途遙齒截
漏迫鍾鳴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菌蟪夕陰

倏駛無幾葦蕩朝采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向
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鍾鼓儻惟盖未親
岳稍駐擊壤鼓腹其賜猶多

周王褒爲庠狄峙致仕表曰俛音赴曲操終則什傾
身舉重刀殫斯斃何者日暮途遠前哲所以告歸漏
盡載馳昔賢以之知退

陳徐陵爲王儀同致仕表曰尺波歸海恒歎不居燭
火爲薪猶悲假續况復星迴日薄通人有乞老之言
鍾鳴漏盡前史有夜行之誠五陵鼎族家傳軒冕四
姓鄉侯榮由恩澤雖虛名靡實世官非才年力方強

雖不能辭退今三元肇慶六呂司春得奉萬壽之盃
豫恭百辟之禮便釋朝衣謹遵初服方同孔光之杖
載遊戶庭廣德之車方懸私館

疏後漢班超上疏曰蠻夷之俗畏壯悔老臣超犬馬
齒耄常忍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自以壽終屯部
誠無所恨但願生入玉門關不敢望封酒泉郡

藝文類聚卷之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十九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人部三

言語

謳謠

吟

言語

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已所欲說
述也

說文曰直言曰言論議曰語

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毛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又曰無易由言又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又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左傳曰晉叔向適鄭履箴惡從收噐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駸明也又曰鄭子太叔卒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禮記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又曰王言如綸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又曰言不危行

行不危言又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

大戴禮曰黃帝弱而能言

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論語曰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釋之爲貴

鄒祈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不急駟馬不能及故惡言不出口苛聲不入耳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申子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

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
人與之言哉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
之以言

鶡冠子曰趙武靈王問龐緩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淮南子曰得萬人之兵不若開一言之當

漢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間而語又曰太尉周勃
迎代王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之所言私王者無私
曰韓信當斬視滕公曰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

滕公奇其言壯其貌弗斬與語大悅之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珠玉傷人以言甚於戰劍

吳志曰張尚孫皓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

括地圖曰太極山采華之草服之通萬里之語

衛玠別傳曰太尉王君見阮千里而問曰老莊與聖

教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椽世號阮瞻

三語掾王君見而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阮曰

苟是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言

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

詩梁昭明太子大言詩曰觀修鯤其若轍鮒視滄海

之如濫觴經二儀而跼蹐跨六合以翱翔又細言詩
曰坐卧鄰空塵憑附蟭螟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
而九息

梁殷鈞大言應令詩曰噫氣爲風揮汗成雨聊灼戴
山龜欲持探邃古又細言應令詩曰汎舟毛滴海爲
政蝸牛國逍遙輕塵上指辰問南北

梁王規大言應令詩曰俯身望日入下視見星羅噓
八風而爲氣吹四海而揚波又細言應令詩曰針鋒
於焉止息髮杪可以翱翔蛟眉深而易阻蟻目曠而
難航

梁王錫大言應令詩曰欲遊五岳迫不得伸於千里
之木鱧橫海之鱗又細言應令詩曰冥冥藹藹離朱
不辯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鍼孔而千日

梁張績大言應令詩曰河流既渴日月俱騰置羅微
物動落雲鵬又細言應令詩曰遨遊蟻目辯輕塵蚊
睫成宇蟲如輪

梁沈約大言應令詩曰隘此大汎庭方知九陔局窮
天豈彌指盡地不容足又細言應令詩曰開館尺楹
餘策榭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

賦楚宋玉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

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稱曰操
是太阿戮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
士難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宋玉曰方地爲
車圓天爲蓋長劔耿介倚天外王曰未可也玉曰并
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又小言賦曰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觀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
並進大言賦賦卒而宋玉受賞又曰有能爲小言賦
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戴氛埃兮垂溱塵體輕蚊
翼形微蚤鱗經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折飛糠以
爲輿剖批糟以爲舟憑蝻皆以顧盼附螻蟻而遐遊

又曰館于蠅髮宴于毫瑞享虱腦切蟻肝會九法
同嚼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此
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景滅昧昧遺形纖於毫末之
微幾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
朱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
小何如此之爲精王善賜雲夢之田

晉傅咸小語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
玉侍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么蔑之子形
難爲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亨
一小虱飽於鄉黨唐勒曰攀蚊髯附蚋翼我自謂重

彼不極邂逅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
折薛足以為擢舫粒糠而為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
羽以積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
汔濟陟蟻蟻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遠乎頭抄
魏陳暄應詔語賦曰覈生民之要技實言語以為前
樞機誠為急務筆札乃是次焉擬金人於右階稱石
人於左邊鄭僑戎服而無媿張儀舌存而理痊唯諾
唯辯何者是與故知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若乃遼城
峻峻齊陣交加燕將恐懼漢帝咄嗟魯連纒吐數句
鄺子直御單車息十重之繁帶賢百萬之誼譁至於

南宮辭秘華燭高明徐斟桂醕緩奏秦聲二三朋好
數日才英既說前賢之往行重覩生死之交情扼腕
抵掌攘袂盼衡當斯時也何者為榮欲同吃如鄧士
載欲作辯似婁君卿為守為相並如此少意少事不
成名

賈魏王粲反金人贊曰君子亮直行不柔辟友賤不
恥誨焉是益我能發蹤彼用遠迅一言之賜過乎璆
璧末世不敦義與茲易而言匪忠退有其適

歲晉蘇彥語箴曰孔子曰余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
赫胥之世大庭之治玄風陶鼓率直放志熙熙群動

無欲無事逮于三季奔競茲彰雷動風駭飛辯雲翔
戰國紛擾爭霸稱疆爾乃遊說縱橫騁技時王銜刃
懷毒吐膏示芳利動春露害重冬霜四紀若馳七都
翦凶爰茲末俗扇風簸颺先意承旨原情察鄉擯爾
籩豆和樂且康

銘周大廟金人銘曰孔子觀周入后稷廟廟堂右階
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
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
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
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皜皜弗滅炎炎

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
不札將尋斧柯

晉孫楚反金人銘曰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
蓄其胃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
事則後生何迷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為塊然生
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為濁夷柳為清鮑
肆為臭蘭圃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
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詢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
潤群生化隆北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
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

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
為傷悲則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為出是
以君子追而正之

論管歐陽建言盡意論曰有雷同君子問於遠衆先
生曰世之論者以為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
達識咸以為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傳之言才性
莫不引此為談證而先生以為不然何哉先生曰夫
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
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
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為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

聖人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揚
物定於彼非言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
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
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
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
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
相與為一苟其不二則無不盡吾故以為盡矣

謳謠

爾雅曰徒歌謂之謠

毛詩曰心之愛矣我歌且謠

左傳曰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魯君淫荒孔子遂行師乙送孔子曰吾欲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復哉游哉聊以卒歲列子曰堯微服遊康衢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管仲曰公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使史起爲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相與歌曰鄴有賢令今爲史公決漳水今灌鄴勿終古爲鹵兮生稻梁

史記曰曹參爲漢相因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又曰衛子夫爲皇后弟青責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天霸天下

漢書曰趙中大夫白公奏川渠引涇水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鋪如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又曰馮立爲西

河生郡在職公廉與野王相代治行相似而多恩吏
民乃歌曰大馬君小馬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聖
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東觀漢記曰張湛爲漁陽太守開田八千餘頃勸民
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
爲政樂不可支又曰廉範字叔度爲蜀郡太守舊制
禁民夜作以防火範乃毀削先令但嚴儲水而已百
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一襦
今有五袴

新序曰延陵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徐人歌之曰延

陵季子兮不忘舊故贈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謝承後漢書曰岑熙遷魏郡太守人歌之曰我有枳
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過之狗犬不驚足下生
鬻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
君於戲在茲又曰皇甫嵩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
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毋不保子兮妻失夫
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又曰劉陶除縱陽長以病免
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
此下民又曰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
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續漢書曰張霸爲會稽郡越賊歸附童謠曰棄我戟
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又曰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
錢君上封事遂上不發吏民愛敬乃謠曰我府君道
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弱不如愛如母訓如
吳志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
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曰曲復誤周郎顧
吳錄曰王譚字世容爲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
父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王隱晉書曰王祥爲本州別駕時人歌曰海內之康
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又曰裴秀年十歲餘

將人謠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又曰諸葛恢字道明荀
閻字道明蔡謨字道明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
歌之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兄尚爲桓玄所敗休之奔淮
泗頗得彼之人心從者爲之歌曰可憐司馬公作性
甚溫良憶昔水邊戲使我不能忘

會稽典錄曰徐弘字聖通爲汝陰令誅鋤姦桀道不
拾遺民歌之曰徐聖通爲汝陰平刑罰姦宄空

文士傳曰東晉太康中大旱晉乃令邑人躬共請雨
三日水三尺百姓爲之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

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束生長
殷氏世傳曰殷褒爲滎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
知禮讓乃歌曰滎陽令有異政修立學校人易性令
我子弟恥訟爭

車穎秦書曰苻堅時關隴百姓豐樂民歌之曰長安
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

趙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城安死隴城健兒乃謠曰
陳安體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又曰汲桑
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患不清涼斬扇者時軍
中爲之謠曰士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豹裘不

穢者斬他頭

襄陽耆舊記曰山季倫每臨習池未曾不大醉而還
恒曰我高陽池中也襄陽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
所去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醕酤無所知時時能
騎馬倒着白接羅舉鞭向葛強何如并州兒

世說曰郤超王珣並以俊才爲桓大司馬所眷珣爲
主簿超爲記室叅軍超爲人多鬚珣形狀短小時人
爲之歌曰鬚叅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晉夏侯湛長夜謠曰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披
雲兮歸山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星稀兮月明亭

稽隅以逍遙兮眇大虛以仰觀望閭闔之昭晰兮麗
紫微之暉煥

晉湛方生懷歸謠曰辭衡門兮至歡懷生離兮苦辛
豈羈旅兮一慨亦代謝兮感人四運兮道盡化新兮
歲故氣慘慘兮疑晨風淒淒兮薄暮雨雪兮交紛重
雲兮四布天地兮一色六合兮同素山木兮摧披津
壑兮疑互感羈旅兮苦心懷桑梓兮增慕胡馬兮戀
北越鳥兮依陽彼禽獸兮尚然况君子兮去故鄉望
歸塗兮漫漫眇江流兮洋洋思涉路兮莫由欲越津
兮無梁

陳思王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長誑智者不我顧
思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
傾一瓢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超超一酌矜許史
再酌傲松喬頻煩四五酌不覺凌丹青倏忽厭五鼎
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葬夷貊可同朝龍螭非不屈
鵬鷃但逍遙寄語號呶侶無乃大塵囂

吟

說文曰吟歎也

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於憂愁故聲嚴肅使聽之
淒歎也

毛詩序曰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鹽鐵論曰曾子傷山而吟山鳥下翔

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戶吟詠書記

魏志曰管輅隨軍西行過母丘儉墓下倚松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陳武別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不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

文士傳曰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爲鄉里豪

言故宦塗不進作遊山九吟

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滂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家田強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

晉潘尼逸民吟曰我顧傲世自遺舒志六合由巢是追沐浴池洪迅羽衣陟彼各山採此芝薇朝雲鬢黷行露未晞遊魚群戲翔鳥雙飛逍遙博觀日晏忘歸嗟哉世士從我者誰

嘯

雜字解詁曰嘯吹聲

毛詩曰有女此離條其嘯矣遇人之不淑矣

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傷人聞之心莫不爲之慘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爲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

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群臣莫有曉王意者伍子胥深知王憂乃薦孫武善爲兵法人莫知其能

魏略曰諸葛亮在荊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竹林七賢論曰阮籍性樂酒善嘯聲聞數百步又曰

籍常箕踞嘯歌酣放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親往尋其人擁膝巖顛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佗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間彼乃斷然笑曰可更作籍乃爲嘯意盡退還半嶺嶺顛啗然有聲若數部鼓吹顧瞻乃向人嘯也

孫登別傳曰孫登魏末處邛北山中以石室爲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而往造焉適見苦蓋被髮端坐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之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嘲

嘈長嘯與鼓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追爾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

晉陽秋曰嵇康見孫登登對之嘯時不言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善歌嘯有一老姥識其非常之人甚樂其歌嘯乃殺猪進之道真食猪不謝

潯陽記曰桓宣穆使人尋廬山見一人謂之曰君過前嶺必逢二年少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與言者可速去此人過嶺果見二年少以袂掩鼻長嘯狀如惡鼻呼不與言

世說曰晉文王德盛功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

籍其踞嘯歌酣放自若又曰劉越石爲胡騎所圍城中窘迫劉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而去

搜神記曰趙炳嘗臨水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

漢晉春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覩之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荅

王廙別傳曰王導與庾亮遊于石頭會遇廙至爾曰迅風飛帆廙倚樓而長嘯神氣甚逸

神境記曰滎陽郡西有靈源山有石髓紫芝昔者有

採藥此山聞林谷間有長嘯者今樵人往往猶聞焉

異苑曰尋陽姑石在江之坻初桓玄至西下令人登

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澈至峯見一人箕踞

石上

夢書曰夢吹嘯者欲有求

詩晉陸雲詩曰逍遙近南畔長嘯作悲歎

昔郭璞詩曰綠羅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

靜嘯撫清絃

賦晉成公綏嘯賦曰逸群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

絕棄人事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

德之玄奧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聲於

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沓轉氣衝鬱而燥起

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

風乎萬里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

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

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

瑟琴列列飈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

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群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

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乃吟詠而發散聲

驛驛而響連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晉殷仲堪將離詠曰爾乃理轡杖策或乘或步行悲

歌以諧歡朗長嘯以啓路

書晉桓玄與袁宜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為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瞻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玄默為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袁山松荅桓南郡書曰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唇吻之切發一往之清冷而已哉若夫阮公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為徵此一至大疑嘯

笑

笑

說文曰欣笑喜也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又曰旅人先笑後號咷又曰笑言啞啞

毛詩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又曰兄弟不知啞其笑矣又曰載笑載言又曰宴笑語

左傳曰晉侯使邾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邾子登婦人笑於房又曰晉士彌牟送叔孫于箕

叔孫使梁其跽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效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郄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

論語曰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又曰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人好大笑

樂聲儀曰人情喜則笑矣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晏子曰齊景公置酒泰山公四望喟然歎泣數行曰寡人將去此堂國者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晏子搏髀仰天大笑曰樂哉今之飲也公怒曰子笑何也對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

瑣語曰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戲墜於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君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曰然有之

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
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又曰行不群以顛越兮
又衆兆之所哈

呂氏春秋曰戎常寇關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
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真
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

史記曰孫子試兵以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三鼓
宮女皆掩口而笑又曰孟嘗君過趙平原君客之趙
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大笑曰始以薛公爲魁梧
也然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又曰高祖奉玉卮爲大

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
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
笑爲樂

漢書曰匡衡能解詩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匡說詩解人頤

蜀志曰馬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大笑而已忿怒不
形於色

晉中興書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爭漚麻
池共相撲打互有勝負勒既貴召陽至引入言及平
生酒酣宣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頗復與人

闔耶孤往數得卿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又曰
勒治門閤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
翥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者翥惶遽誤對忘諱向有醉
胡乘馬馳來即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
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

蜀記曰譙周字允南體貌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諸
葛亮領益州牧州爲勸學從事初見左右皆笑既出
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欲不能忍况左右乎

世說曰張華問陸機曰雲何以不來機曰雲有笑疾
恐公未悉故未敢俄而雲誼華華爲人多姿制又

泉縹緲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又曰陸雲好笑嘗
縱橫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又曰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在坐桓公曰
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有荅且大笑桓公曰王思
道故能作大家兒笑

賦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
髮髯乎巢由以得意爲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
於高宇結宗盟於綢繆所以交頸偃仰推匈指掌亢
洪聲於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參譚以相屬若將頽
而復往或嘖蹙俛首狀似悲愁佛鬱唯轉呻吟郁伊

或携手悲嘯噓天長斗遲重則如陸沉輕疾則如水
漂徐疾任其口頰圓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
毀賤傾倚叵我彫聲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調謔
之巨觀也

文類聚卷第二十九

文類聚卷第二十九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人部四

聖

忠

賢

聖

尚書曰睿作聖又曰聖作則

莊子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白虎通曰才稱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
條暢萬物也

家語曰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也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禮記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又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叡智足以有臨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毛詩曰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不失其聖也又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又曰禮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測物之情性者也

論語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禮記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又曰國有聖人而不能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也

六韜曰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又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才天下仰之而治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也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文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又曰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

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又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荅曰聖則丘何敢曰三王聖者與荅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與荅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與荅曰三皇善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蚩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犬聖之德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莊子曰夫上梁倚有聖人之才者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教之其果爲聖人也又曰堯辭封人曰我以汝爲聖人曰夫聖人鷄居而穀食鳥行而無迹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孫卿子曰神固謂之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此矣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故禹之趨時也

而弗取冠挂而弗顧又曰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又曰孔子不黔突墨子不煖席是故聖人蒙恥辱以于世王者非以貪祿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憔悴堯瘦臞舜微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也揚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與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可得聞乎曰用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從彊其所

劣捐其所能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

韓詩外傳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臯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人身長十丈其腹圍九丈踐龜虵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上人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一曰哲一名通一名無不達

尚書大傳曰天無別風淮南雨中國有聖人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

見先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

頌後漢張超尼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晉孫楚尼父頌曰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隳女絜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衛或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弥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贊晉陸机孔子贊曰孔子睿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
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
清歌先誠丹書有造

晉湛方生孔公贊曰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
龍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中葉道映周季
碑後漢祢衡魯夫子碑曰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
足以長世寬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
辯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諏之虚心以受之深
思以詠之愍周道之迴適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
食應聘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

鴻奮於中庭騁騏驎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
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
綴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
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
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落於夢寐是
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勛以示昭明辭曰
煌煌上天薦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
情性存存奕奕純嘏稽憲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
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身窮達之運
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獻殂崩六猷不

論後漢孔融聖人優劣論曰荀愜等以為聖人俱受
乾坤之醇靈稟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
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閭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於無
外沉微淪於無內器不是周不充聖極荀以為孔子
稱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是為覆蓋
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
洽於民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為稱首
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
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堯
之為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為君尔

約辯聖論曰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昭精粹
疑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已常
以兼濟為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
屋玉璽為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
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夫
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
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
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
在世之時世人不為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君
而不一值或以為東家丘或以為喪家犬若不高歎

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
聖人乎

賢

毛詩曰丘中有麻思賢也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
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

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野無遺賢

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又
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又曰賢哉回也

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又曰臧文仲其知

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又曰賢賢易色

京房易飛候曰視四方常有六雲五色具而不雨其
下有聖賢人隱

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
千乘之國而重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見其義
非莊王賢弗能受其訓又曰哀公問孔子曰當今之
君孰者最賢孔子曰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
無別而子賢之何也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
智足以治千乘靈公任之有大夫史鮒以道去衛而

靈公却舍琴瑟不御臣以此賢之不亦可乎

國語曰曰季使舍於糞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歸而進之曰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使爲下軍大夫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甲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也

孫卿子曰古之賢人食則飭粥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呂氏春秋曰公孫枝獻百里奚於繆公三月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夫誰笑哉又曰賢者遺人以仁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又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式其僕曰君胡式曰干木賢者也吾安敢不式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群臣孰賢對曰趙武賢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者數十人皆

令德也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
達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名不存

韓詩外傳曰聖人求賢者以自輔又曰魏文侯問孤
卷子曰父子兄弟君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不過堯
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舜而象
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
伐君欲治亦從身始人何可恃

物理論曰賢人爲德體自然也故語曰黃金累千不
如一賢

頌漢至褒聖王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
効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斲及巧
冶鑄千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
陸剗犀革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
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絺之涼者不苦
盛暑之鬱燠襲貉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
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
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

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贊晉夏侯湛顏子贊曰知彰知微體深研機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賸罔滯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希攸左丘明贊曰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逃難効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晉戴逵顏回贊曰神道天絕理非語象不有伊人誰憐誰仰際盡一時照無二朗契彼玄迹冥若影響

晉孫楚顏回贊曰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

予猶考

碑後漢禰衡顏子碑曰稟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靈睿哲之姿誕自初育英絕之才顯乎嬰孩在束修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爲四友之冠定畫䟽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挹清流甘簞瓢以充飢雖屢空而不憂于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其辭曰亞聖德蹈高蹤遊洙泗肅禮容備懿體心彌沖秀不實振芳風配饋圖辟雍紀德行昭罔窮

論魏高貴鄉公顏子論曰心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藏與同進退聽承聖言罔有不喻叙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以殷勤至於此者聖人嘉美良才之効也設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光明聖道闡揚師業有卓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覽之焉爾

忠

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

孝經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左傳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其股肱之

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
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
居耦俱無猜貞也又曰晉懷公命無從亾人狐突之
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突曰子來則免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教
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又曰楚子滅若敖氏其孫歲
尹克黃使於齊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歲尹曰君
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目拘司敗又曰季文子卒
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
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而無積

不謂忠乎又曰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城郢
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
之望也

家語曰孔子曰晏子於君為忠臣於行為恭敏

晏子曰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
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
不可以事一君

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若周公於成王
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
下忠矣又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

演使还哭畢呼天因自出其肝內懿公之肝齊桓公
聞之曰弘演可謂忠矣

史記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曰事已急請
為王王可間出紀信乘黃屋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
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項王燒殺紀信

說苑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諫者死蘇
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不諫非忠也乃
諫又曰卑身賤體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
王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漢書曰非劉氏不王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吳芮忠

其定著令又曰王莽遣使者即拜龔勝以印綬就加
勝身勝較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豈以一
身事二姓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

東觀漢記曰光武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
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
將軍

續漢記曰陰識拜特進極言正議至與賓客語不及
國事常慕仲山甫夙夜匪解又曰溫序為護軍校尉
行部至隴西為隗囂將荀宇等所劫欲生降序序大
怒以節撾殺人賊趨欲殺序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

賜劔令自裁序受劔銜鬚著口中歎曰無令鬚汙土
遂伏劔

謝承後漢書曰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餘人
受命之部而張綱獨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
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無君之心十五事皆臣
子所切齒者也

魏志曰王修為大農郎中令時嚴才反攻掖門修聞
變將官屬出至官門太祖在銅雀臺望見之曰彼來
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修曰舊京城有變九卿
各居其府修曰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也又田典常

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帳韋性
忠至謹重常晝夜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寢

蜀志曰初諸葛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百薄田十
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至於臣在外任隨身衣食悉
仰於官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及卒
如其所言

周處別傳曰胡賊為亂以處為建威將軍以兵五千
受夏侯俊節度處遂進軍大戰仰天歎曰古者良將
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為大臣以身殉國
不亦可乎遂戰死

贊梁元帝忠臣傳記託篇贊曰太真英挺投袂勤王
伯猷蹈節身殞名揚疑疑景倩王亾與亾嗟乎尚矣
惟國之良又忠臣傳陳爭篇贊曰子政鏗鏗誠存社
稷朱雲折檻遂其姪直又忠臣傳執法篇贊曰設官
分職咸曰師師彼亾之子邦之直司豺狼當路安問
狐狸昏明有世直道無時

表梁元帝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寔曰嚴敬求忠
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溫夏清盡事君之節進思將
美懷出奉之義義軒改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乱九棘
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爲令德若使縉雲得姓之子

姬昌魯衛之臣是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
因心致極臣連華霄漢憑暉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
庭之慈春詩秋禮早蒙丹宸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畫
充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象

賤梁王筠荅湘東王示忠臣傳賤曰竊以孝實天經
忠爲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的
淮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良爲片言臨淄見
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
邇光揚德音

序梁元帝忠臣傳序曰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
資敬之理寧異爲臣爲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爲令德
竊所景行且孝子烈女逸民咸有別傳至於忠臣曾
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又忠臣傳死節篇
序曰自非識君臣之大體鑒生死之弘分何以能滅
七尺之軀殉一顧之感然平路康衢從容之道進危
塗險徑忠貞之節興登平路者易爲功涉險塗者難
爲力從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貞之槩時難屢有

孝

爾雅曰善事父母曰孝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又曰夫
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曰愛親者不敢
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
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禮記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
養又曰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
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
孝乎又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
志嗜欲不忘乎心又曰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

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育我長
我畜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又曰孟懿子
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子游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
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
而親不待是故推牛而葬不如雞豚之遠親存也初

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
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
尺車嘗百乘然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
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說苑曰曾子常有為不中曾皙怒援木擊之曾子有
頃乃蘇退鼓瑟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
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
嘗可得而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待暴怒
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又曰韓伯瑜有過其母笞
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得笞嘗痛

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也又曰閔子騫兄弟二人
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
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
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
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
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
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
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卧地爲小兒啼或弄
烏鳥於親側

漢書曰淳于緹縈齊人淳于意五女無男坐事當刑

緹縈最小涕泣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爲監齊獄
皆稱廉平今坐事當刑妾乞沒爲官婢以贖父罪文
帝詔免意罪并除肉刑又曰文帝母薄太后疾文帝
侍養數年衣不解帶親供染臍坐罪不及父母下哀
矜之詔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
嘉之母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
磾每見畫常拜之涕泣

東觀漢記曰長沙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
初舍下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俄而火滅又曰趙
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

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
病須養居貧乞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惜諸盜皆暫
歎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走又曰黃香父
為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
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枕寒即以身溫席
續漢書曰申徒蟠九歲喪父孝毀過禮服除不進肉
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郭林宗別傳曰茅容耕於野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
對獨容危坐愈恭林宗行見而竒之與言因請寓宿
既而日夕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

母自以菜蔬供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我哉

汝先賢傳曰薛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
後妻而憎苞分之令出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
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
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蜀志曰先主在樊率其衆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從
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
為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心今已失母方寸
亂矣無益於事請於此別遂詣曹公

吳書曰顧悌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每得父母書酒

掃整衣服設几案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入父有疾耗之問臨書垂泣哽噎父終水漿不入口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猶以爲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象設神坐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淚悲不自勝

蕭廣濟孝子傳曰媯皓父昆被列入臺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皓不飲食懷石腰申請公卿輒出

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師覺授孝子傳曰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宗躬孝子傳曰吳坦之隱之兄也母葬夕設九飯祭坦之每臨一祭輒號慟斷絕至七祭吐血而死又曰張景胤六歲喪母母遺物悉散施唯留一畫扇每感思輒開匣流涕父邵爲吳興太守暴疾報至天雪水涸便徒跣上岸左右捉履屣逐發都夜晝三日半至郡入郭奉諱氣絕吐血久乃蘇又曰華寶八歲義熙中父從軍語寶曰吾還當營婚冠值咸陽喪亂吉凶

兩絕寶年六十遂不冠娶舉言流涕又曰何子平事
母至孝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
問之荅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獨食白粲母
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暑避清涼冬不
衣絮又曰桑虞喪父年十四毀瘠過禮日食百粒以
糝藜藿

續搜神記曰吳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邊臥時夏
月多蚊蚋而終不搖扇云懼蚊蚋去我及父母父母
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丘隴民人迸
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石氏家傳曰荀顛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至孝
以孝聞在喪憔悴貌不可識若嬰孺之號哀慟傷人
詩魏王粲思親詩曰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
志伴姜姒躬此勞瘁鞠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
烈考勤時從之于仕奄溝不造隱憂是嬰咨予靡及
退守祧祊

晉孫綽表哀詩曰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親
存則歡泰情盡親亾則哀悴理極故老萊婆娑於膝
下曾閔泣血於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篤矣
余以薄祐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即世未及志學

過庭無聞天覆既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
然以不才不能負荷仁妣弘母儀之德邁榮寒之操
雕琢固頑勉以道義庶幾砥礪大馬之報豈悟一朝
復見孤棄上天極禍怨痛莫訴皆由惡積咎深不能
通感自丁荼毒載離寒暑茵帷塵寂棟宇寥恍仰悲
軌迹長自矜悼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
以申罔極之痛詩曰茫茫太極賦授理殊咨生不辰
仁考夙徂微微冲弱眇眇偏孤叩心昊蒼痛貫黃墟
肅我以義鞠我以仁嚴邁商風恩洽陽春昔聞鄒母
勤教善分懿矣慈妣曠世齊運嗟予小子譬彼土糞

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玄運四氣錯序自我酷痛
載離炎暑寥寥空堂寂寂響戶塵蒙几筵風生棟宇
感昔有恃望晨遲顏婉變懷袖極願盡歡奈何茲妣
歸體幽延酷矣痛深剖髓摧肝

晉夏夏湛離親詠曰剖符兮南荆辭親兮遐征發軔
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撫首兮內顧按轡兮安步仰戀
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既感物以永思兮且歸身乎懷
抱苟違親以從利兮匪曾閔之攸寶視微榮之瑣瑣
兮知吾志之愈小獨申愧於一心兮慙報德之彌少

賦魏陳思王曹植懷親賦曰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

遂停馬住駕造斯賦焉獵平原而南驚覩先帝之舊
營步壁壘之常制識旌麾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
髮鬣於平生廻驥首而永逝赴修塗以尋遠情眷眷
而顧懷魂須臾而九反

晉陸機祖德賦曰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栖
九德以弘道振風烈以增劭彼劉公之矯矯固雲網
之逸禽既憑形以傲物諒傳翼而栖林伊我公之秀
武思無幽而弗昶形鮮烈於懷霜澤溫惠乎挾纊牧
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為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
而大壯登具瞻於大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我衣以高

揖正端冕而大觀戢靈武於既曜恢時文於未煥騰
絕風以逸驚庶遐蹤于公旦又述先賦曰仰先后之
顯烈懿暉祚之允輯應遠期於已曠昭前光於未戢
抱朗節以遐慕振竒迹而峻立在虐臣之貪禍據西
山而作違招長轂於河畔飲冀馬乎江湄頓雲網而
潛泳揮神戈而外臨敵罔降而弗夷逆無微而不禽
茂德韡其既休元勳曄而荐舉襲袞服於太階配三
台乎其所以故其生也榮雖萬物咸被其仁其亾也
哀雖天網猶失其綱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亾
又思親賦曰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指南雲

以寄款望歸風而効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
清迴颼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頽羨纖枝之在榦悼
落葉之去枝在顧復之遺忘感明發之所懷居辭安
而厭苦養引約而摧豐忘天命之晚慕願鞠子之速
融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
慈景之先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
矣

晉劉柔妻王氏懷思賦曰超離親而獨寄與憂憤而
長似雖亮分以自勉曾無聞乎須臾思遙遙而忡悒
疾結滯乎肌膚憶昔日之懽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

生而從容常欣泰以逸豫何運遇之偏否獨遼隔於
修路何恒鳥之將分猶哀鳴以告離況遊子之眷慕
孰殷思之可靡於是仲秋蕭索蓐收西御寒露宵零
落葉晨布羨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舉志眇眇而
遠馳悲離思而嗚咽彼邁物而推移何予思之難泄
聊擘翰以寄懷悵辭鄙而增結

宋謝靈運孝感賦曰舉高牆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
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于時月孟節季歲亦
告暨離鄉眷壤改時懷氣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
零淚盈積雪而抽筍玉斲冰以鱠鮮萸菜示於枯木

起春波於寒川顧微心之庸福謝精靈於昭晰惟永
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

梁武帝孝思賦曰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
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仲由念枯魚而永慕吾
丘感風樹而長悲雖一志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至
如獻歲發揮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衆芳對樂時
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
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懷抱唯罔極而纏心寒水已
結寒條已折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烈烈無一息
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蕪葭蒼蒼白露為霜涼氣入

衣淩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靈蛇銜
珠以酬志慈鳥返哺以報親在蟲鳥其猶爾況三才
之令人

頌後漢蔡邕祖德頌曰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
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必降夫豈后德隆漸浸之
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其保之非
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
烈祖暨于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
靈祇降之休瑞兔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
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是童蒙孤稚所

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
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莅之以莊增崇不顯克
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
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栢林神不可誣僞
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爲已華惟
予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晉庾峻祖德頌曰思文我祖降茲嶽靈綿綿之迹時
惟初生天難忱斯駿命靡常世祚中衰官族消亾念
昔底績惟乃舊章烈祖勤止其德允荒漢后不辟公
族剝亂難起蕭牆政由豎官監彼天肯我不于時縱

德遺寵顯志遁思均樂公侯逸豫無期烈祖底戒營
茲垣墉曾孫篤之永世攸同

晉夏侯湛閔子騫贊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
子騫立體忠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
流詠

梁元帝孝德傳皇玉篇贊曰天子之孝曰聖與仁重
瞳表德參漏通神皇矣高祖連鑣舜禹天經地義重
規沓矩道踰七十聲超三五又孝德傳天性篇贊曰
生之育之長之畜之顧我復我答施何時欲報之德
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之慈廢書歎息泣下漣而

序 梁元帝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
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鄰火不焚地出黃金
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類聚卷第二十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人部五

德 友悌

謙 交友

智 絕交

性命

德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又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届又曰臯陶邁種德德乃

降

左傳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又曰故昭
令德以示子孫又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又曰夫德

儉而有度又曰楚子問鼎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又曰德以柔中國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又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又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又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文子曰川廣者魚大地廣者德厚

鹽鐵論曰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又曰以道德為

胃以仁義為劍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為君曰移於歲曰歲飢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道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

徙三舍祀具天部星篇

漢書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漢雜事曰太史言有德星見當有英才賢德同遊者詔下諸郡縣問潁川郡上事曰有陳太丘父子三人俱共會社

東觀漢記曰張堪爲馮翊見府寺門即下主簿進曰
位尊德重不宜自輕堪曰禮下公門何謂輕哉
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其所規暮以聖人爲度
海內先賢傳曰黃憲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

頌晉左九嬪德柔頌曰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知
來智以藏往含純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
粹岳峻川停履行高厲蕩乎其平敦興聖道率正不
傾令問不已載路厥聲

贊又德剛贊曰温温德剛寔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
敦仁篤物博好靡踈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皆贊

向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譬之
生民環飾之譽謂之謗身惟義是存惟道是遵

序元帝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二云全
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
隆大夫爲首伊人有學有辯不夭不貧寶劍在前鼓
瑟從後連環炙輶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遊宴喜旣
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
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鈎陽雍雙壁理歸玄感南陽樊
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傳一
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爲先但使樽

酒不空坐客恒滿寧與孟嘗問琴承睫淚下中山聽
息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論梁元帝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
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接
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但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
菓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畯
三春捧繭乍酬蠶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
西缶或出或處竝以全身為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
自逸若此衆君子可謂得之矣

讓

尚書曰舜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
首讓于稷尚暨臯陶

周官大司職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禮記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又曰子云觴酒
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
犯貴朝庭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忠又曰君子貴人
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又曰天子有善讓德
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

左傳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
君舍與夷而立寡人若棄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

曰能賢又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晉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又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論語曰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孝經曰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

周書曰湯放桀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慎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爲天子而退爲匹夫

列子曰昔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

伯夷叔齊實以孤竹讓而終忘其國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山海經曰君子國民衣冠帶劔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為君子國

史記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又曰太尉周勃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事重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寡人不救當羣臣皆伏因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

又曰魯連既說秦軍秦軍為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署連壽連歎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又曰董偃與館陶主家兒博戲殿下主伏檻觀之偃負財饒人勝則有讓主益奇之又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齊乃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又曰吳王者與元年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室而耕乃舍之漢書曰金日磾在武帝左右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

日磾曰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
副又曰文帝初立以陳平爲相太尉周勃親以兵誅
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廼謝病文帝怪平曰高帝時
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又曰韋賢夢子玄成當爲嗣玄成心知其非賢即陽
爲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旣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意大
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
夫多疑其欲讓爵於元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
勃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侯爵又曰龔
遂爲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

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呼曰願有所白遂問其
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
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遂
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有知此乃臣議曹教戒也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竝起
宮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
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又曰
上封朱祐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
矣上不許又曰竇融光武時數辭爵位因上疏曰臣

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修道不顯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又曰鄧騭永初元年封騭等以定策增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閉關上疏自陳又曰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桓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宏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汝諾因拜榮爲博士又曰淳于恭以謙儉推讓爲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爲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其盜還橡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恭禾者恭是

之其愧伏草中至去乃起

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魏武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

魏武雜事曰舜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

魏志曰太祖署邴原爲丞相徵事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讓郎張範皆秉德純壹志行忠方清

淨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吳志曰魯肅卒孫權以嚴峻代肅峻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蒙答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又曰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稱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又曰郗愔字方回拜給事黃門侍郎愔苦求外出時吳郡缺朝讓用愔愔以資輕而年少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切至朝廷之嘉江表傳曰程普頗以年長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不

與校普後自敬而親重之乃告人曰吾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也

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盡孝敬之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自取其荒不營榮利母常譴之如此當乞食無處君笑應母曰但願老母壽耳

郭翻別傳曰翻經水墜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翻因與之路人不取至於三四路人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乎路人曰吾若取此物為天地鬼神所貴矣翻知其終不受乃流刀於向所失處路人悵然乃

復沒爲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十倍刀價與之
符子曰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傳曰太王欲以
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
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安能
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

碑梁陸雲太伯碑曰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脩訓
範外陶泯俗百年之教淳道載凝而百年旣終遺愛
斯軫莫不肅處寢廟著名金石遺其後昆聿遵前典
是以禹堂旣毀增飾丹青堯碑載焚重覩刊勒太伯
膺慶二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脫疑岐

克讓之風斯舉端委揚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在
揚波延陵蹈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
遺風美哉洋洋致足觀也昔滄洲遁迹箕山辭位志
守幽優不越樽俎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吾
君之子義結民心獄訟載歸謳歌屢請能舍玉輿之
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獨往信無德而稱焉吾啓金
車晉遷紫蓋寔號帝鄉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
愴生悲殉義布風懦夫立志

論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
者欲以出貨才而息爭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

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
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而自立矣一官
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
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後
此生矣爲一國所讓一國士也天下所共則天下才
也推讓之風行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
者無所用其心故蕩上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
下自治不見堯所以治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
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賢人相讓
于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則天下無

事人以賢才治無事至治興矣已抑其成復何所
故可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

晉孫盛周太伯三讓論曰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
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以爲托採
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
者之美皆隱蔽而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
稱焉盛謂玄既失之而肅亦未爲得也玄之所云三
迹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迹苟
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太伯之出
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

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
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太伯玄覽棄周太子
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
讓也無胤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已後是其深思
遠妨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
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
讓言非其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

智

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丹穴之人智
易曰智周萬物道濟天下

論語曰智者樂水又曰智者動又曰甯武子邦有道
則知又曰若臧武仲之智又曰智者不惑

禮記曰舜其大智與

周書曰智與衆同者非人師也且成事必在大智
家語曰孔子曰好學則智

商君書曰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優又曰大智閑閑小智間

孫卿子曰言而當智也嘿而當亦智也又曰是是非

非謂之智

戰國策曰今六國相伐適足以強秦天下爲秦相烹

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

淮南子曰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

矣又曰裨諶出郊而智又曰文公種米曾子加羊猶

爲智也

唐子曰命相在天才智由人由人可學致在天無可

異

符子曰堯舜之智桀紂以爲不智堯舜以爲智惡知

堯舜之非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

史記曰樗里子名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又曰

陳平智有餘而難獨任

漢書曰劉德少脩黃老術有智略武帝謂之千

四聖

諸葛亮集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魏志曰賈詡自以非太祖舊臣懼見猜嫌闔門自守

退無私交婚嫁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魏畧曰司馬宣王聞諸葛恪死曰張敬仲縣論恪以

爲必見殺今果然張仲之智爲勝恪也

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有計畧

華陽國志曰任文公聞武擔石折曰噫方智者死吾

其應之遂卒益部爲之謠曰任文公智無雙

賦楚荀况智賦曰皇天降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

弗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臣愚弗識願聞其名曰
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行爲動靜待之
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從之而
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遠純粹而無疵夫是
謂君子之智

性命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又曰文王受命以作
尚書曰無墜天之降寶命又曰用集大命於厥躬又
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朱子曰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禮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曰子罕言利與
命與仁又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
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

楚辭曰哀時命者屈原之所作也

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
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

史記曰孟嘗君五月五日生其父靜郭君曰五月子
長至戶則害父孟嘗君曰人受命於天豈受命於

漢書曰高祖曰吾起自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豈非命也

范曄後漢書曰藝可學而行天爵高懸得之者

命也

賦晉仲長敖覈性賦曰趙荀卿著書言人性之惡弟子李斯韓非顧而相謂曰夫子之言性惡當矣未詳才之善否何如願聞其說荀卿曰天地之間兆族羅列同稟氣質無有區別裸虫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摠而言之少堯多桀但見商鞅不聞稷契父子光未殊情異計君臣朋友志乖怨結鄰國鄉黨務相吞噬臺肆僮豎唯盜

竊面從背違意與口戾言如飴蜜心如蠶厲未知勝負便相凌蔑正路莫踐竟赴邪轍利害交爭豈顧憲制懷仁抱義祇受其斃周孔徒勞名教虛設蠢爾一槩智不相絕推此而談孰癡孰黠法術之士能不噤齟仰則扼腕俯則攘袂荀卿之言未終韓非越席起舞李斯擊節長歌其辭曰形生有極嗜欲莫限達鼻耳開口眼納衆惡距羣善方寸地九折坂爲人作驗易俄頃成此蹇多謝悠悠子悟之亦不晚

論晉李康運命論曰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

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
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得失不能疑其
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
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
張良誦三畧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水以投石莫
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聖人
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故遇之而不怨居之
而不疑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子夏曰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

尚興於殷周百里子房用於秦漢矣道之將廢也豈
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

晉袁荅才性論曰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
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
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玄黃應五方之色有
五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鈎者繩輪
桷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爲師不肖者爲
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質才各其用明矣

宋何承天達性論曰夫兩儀既位帝王叅之宇中莫
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

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曠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酸醎百品備其膳羞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夫物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慤慤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喘蠕竝爲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

火作風暴田漁候材獺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廢卯庶人不數畧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

梁劉孝標辨命論曰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褐冠瓮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惟人所召蕭

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
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
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蕩乎大
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體而不易化而不易則
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
神莫可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
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
漏至乃伍貞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
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斃羽儀

於言敬通鳳起摧迅融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
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璣弟璣竝一時之秀士也
璣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璣則
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聳不雜風塵皆毓德於
衡門竝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徵於侍郎位不登於執
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
質金相英髦秀達擯斥於當年韜竒才而莫用候草
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
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
斯之謂矣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戡亂在神功聞孔

墨之挺生謂英睿擅竒響視韓彭之豹變謂鷙猛致
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
之而趨乎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其無可奈
何識其由不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喜死
而不戚不克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
相不遇之文乎

友悌

爾雅曰善兄弟爲友

尚書曰惟孝友於兄弟

毛詩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又曰棠棣之華萼不離

韓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
矣兄弟求矣鶴鳴在原兄弟急難又曰兄弟既翕和
樂且湛又曰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

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禮記曰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寮友稱其悌也又曰兄
良弟悌夫義婦聽家之肥也

論語曰兄弟怡怡如也

列女傳曰任延壽之妻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
後延壽與其友殺季宗後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
嘻乃今語我乎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

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自縊又曰古師
安妻呂君少寡無子其兄犯法君乃泣曰少遭家不
造兄弟單尠門宗唯兄存而復此禍我有一計猶足
免難爲辭乞代兄命自經縣門縣官嘉其義乃捨之
又曰齊宣王時有人闖死道者被一創齊義二子立
其傷吏問之兄曰我煞之弟曰非兄乃我煞之暮年
相推不決召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煞少者相
曰少子人之所愛欲煞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
者前妻之子子雖痛謂義何宣王美其義皆赦之
漢書曰十式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

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牧十餘年羊致千
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又分財與弟者數矣又
曰王商父夢問嗣推財以分異母諸弟商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魏霸爲長史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
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屨不食魚肉其子躬耕與
兄弟子同苦樂鄉里皆慕其化又曰王琳年十餘喪
父母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家廬弟季出
遇赤眉賊將爲舖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又
曰趙孝兄弟怡怡鄉黨歸德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爲
賊所得孝詣賊曰禮羸瘦不如孝肥賊竝放之

續漢書曰姜肱兄弟二人皆以孝行著與弟仲同被臥慈親相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

吳書曰劉繇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

詩魏陳王曹植贈弟曰馬王彪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脩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踈欲還絕無逕攬轡止踟躕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何必同衾裯然

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晉陸機與弟雲詩曰有命自天崇替靡常王師乘運席卷江湘俯慙堂構仰惟先靈孰云忍愧寄之我情昔我斯逝族有餘榮今我來思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爲茂草我履其房物存人亾撫膺泣血灑淚徇

陸雲答兄詩曰昔我昆弟如鸞如龍今我友生凋俊墜雄華堂傾接廣宅頽墉高門降衡循庭樹蓬

宋謝瞻答靈運詩曰華萼相光飾嚶鳴悅同饗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此景後鮮暉玄當一日長萎葉受榮條涸流好河廣

梁簡文帝應令詩曰微軀多辛接萼嘉運紫幄承慈
青襟稟訓傍玉流温依蘭染薰百氏既洽六義乃摛
辭河瀉潤高論忘疲翠幕晨宇朱花夜池窓斜八綺
燈懸百枝

梁昭明太子示徐州弟詩曰宴君書室靖眺銅池三
墳既覽四始兼摛高宇既清虛堂復靜義府載陳玄
言斯逞

梁劉孝綽與虞弟詩曰下邑非上郡徒然想二馮余
慙野王德爾助聖鄉風望望餘塗盡悽悽良宴終朝
蔬一不共夜被何由同

梁劉孝勝冬日家園別陽羨始興詩曰四鳥怨離羣
三荆悅同處如今腰艾綬東南各殊舉且欣棠棣集
弥惜光陰遽黠吏本須裁豪民亦難御願勗千金水
思聞五湖譽

賦魏陳王曹植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
監國植時從焉意有懷戀遂作離思之賦在肇秋之
嘉月將曜師而西旗余抱疾以賓從扶衡軫而不怡
慮征期之方至傷無階以告辭念慈君之光惠庶沒
命而不疑欲畢勅旌麾將何心而遠之願我君之自
愛爲皇朝而寶已水重深而魚悅林修茂而鳥喜又

釋思賦曰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余以兄弟之愛心
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
駒况同生之義絕重背親而爲踈樂鴛鴦之同池美
比翼之共林亮根異其何戚痛別幹之傷心
晉陸機述思賦曰情易感於已攬思難戢於未忘嗟
伊思之且爾夫何往而不滅駭中心於同氣分戚貌
於異方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屢
傷負大悲之無力苟彼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旻亮
相見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觀尺景以傷悲俯寸心
而悽惻

晉潘岳哭弟文曰視不見兮聽不聞逝日遠兮憂
彌殷終皓首兮何時忘情楚側兮常苦辛

祭文宋陶潛祭從弟文曰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
斯言獨能見斯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
還期庭樹如故齊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旋

宋顏延之祖祭弟文曰闔棺窮野啓殯中荒靈影夙
滅筵寢虛張人往運來自秋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
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爾之于後爰適茲邑上秋告
來方春佇立如何不弔吉違凶集六親懂心姻朋浩
泣我雖載奔伊何云及永懷在昔追亾悼存惟兄及

弟瞻母望昆生無榮嫵沒望歸魂令龜吉兆祖襯東
旋靈轅次路嚴舟在川廓然何及痛矣終天

啓梁簡文帝叙南康簡王墓上東宮啓曰方當逸足
長衢克固藩屏而峯摧壁毀一朝云及綱兄弟各從
王役東守西撫常願陪承甲館同奉畫堂預得西苑
賦文北塲旋食豈謂不幸獨隔昭世異林有悲飛鳴
斯切伏惟殿下愛睦恩深常棣天薦北海云亾騎傳
餘藁東平告盡驛問留書嗚呼此恨復在茲日

梁劉孝儀從弟喪上東宮啓曰亡從弟遵百行無點
千里立志同氣三荆之友假寢十起之慈皆體之於

自然行之如俛拾自碣宮陪宴釣臺從幸攀附鱗
三十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劔匿光芒壁碎符采
躬搖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
館歌悼子侯不足輩此深仁齊茲舊愛

書吳陸景與兄書曰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
胸懷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尚近別已千里其
爲思結纏在心膂於是離析路人悲之况處此戚兼
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既當勞思嚴
寒向隆經塗輒軻既宜保德爲世作資厚自珍愛又
與兄書曰自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必時存

之寶錄兄書積之盈筭不得新命無以自慰時輒溫
故以釋其思有信勿忘數字每見手迹如復暫會又
荅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
已盛願此勝宜仰承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
怡賞三湘奧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聞眠鷗之舊說
安流洞浦憶採若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
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
竒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辭賦賞未興餘時希
逮憶睽離方遠川塗脩曠炎涼方改願加珍勗綠宇
可傳白雲終間心傷淚灑投筆無宣

梁元帝荅晉安王叙南康簡王薨書曰南康元器宇
冲貴風神英挺魏之中山徒聞退讓晉之扶風雖號
師範用今方昔若吞夢雲及尋陽私疾孝感神明殆
不勝喪扶而後起猶異天道可期豈謂福善虛說且
分違易久嘉會難逢綢繆宮闈不過純綺之事離羣
作鎮動迴星紀之曆志異雙鳶之集遽切四鳥之悲
松茂栢悅夙昔歡抃芝焚蕙歎今用嗚咽

交友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
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毛詩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朋友鳴矣求其友聲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禮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又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又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以全交也又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

其言則與之化矣

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論語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又曰朋友數斯疏矣又曰朋友切切悃悃兄弟怡怡又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又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家語曰行循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莊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故魚相忘於江湖

人相忘於道術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孟子曰舜見帝帝館于貳室迭爲賓主是天子友匹夫也

列子曰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

管仲曰吾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有親也吾嘗與鮑叔謀事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父母
孔叢子曰昔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爲服朋友之服

劉歆新義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各由之成事由之立又曰交之於人也猶唇齒之相濟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義非交不立

譙子曰夫交之道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赤染之以藍則青又曰交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貢公之於王吉可謂推賢矣

漢書曰翟公署門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賈覽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謝承後漢書曰張元伯范巨卿二人友元伯卒巨卿
夢見元伯死當葬曰卿子未我忘當奔葬巨卿往赴
之

晉中興書曰郗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
拔而友之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
濤語妻曰吾當年可爲交者唯此二人耳

世紀曰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
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
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

人之命賊知其賢疾旋軍而還

詩魏陳王曹植離友詩曰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
人之風余尚其爲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于魏
邦心有眷然爲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王旅
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萬人剛勝予行兮歸朔方馳
原隰兮尋舊壘車載奔兮馬繁驥涉浮濟兮汎輕航
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唯樂康

晉郭璞贈溫嶠詩曰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
異苔同岑言以忘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
爾神余契我懷子情携手一豁安知塵冥

齊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
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以間之離居
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得
同携手酌酒賦新詩

梁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余本水鄉士閉門江海隅
時逢道世泰蹇足出高衢江中寒事早夜露傷秋草
心屬姑蘇臺目送邯鄲道追惟疇昔時朝府多歡暇
薄暮埃塵靜飛蓋相追迓李郭或同舟潘夏時方駕
娛歡追美景敷文永清夜促膝豈異人戚戚皆姪
梁丘遲思賢賦曰豈顧問哉相然信死斯則結深

念於撫翼跋雄飛而但起知我於財利之間何足多
於鮑子目擊而道存至味其如水未見其人吾聞其
理矣夫子長之託意甘執鞭於異世在慈明之慕義
聊慙馭而追悅况至德之可師無兼裘以共弊有樂
安之任子偉羣才而稱傑備百行之高致該九流之
洪藝諒可雜而非染迹每同而常別墻易入而難窺
關無鍵而有閑思若神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袂沈潛
於懷抱之間蕭散于天人之際日下愧其未雙關西
慚於上哲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塵非府
而分深葉未移而好結尋宿草之宴處歷三紀於茲

日性有同於杞梓心獲變於丹漆文何屬而不辯理
何疑而匪質問不休而鍾扣荅無窮而座謚

贊晉夏侯湛管仲像贊曰堂堂管生忘存興仁仁道
在已唯患無身包辱遠害思濟彝倫心寄鮑子動成
生民

又鮑叔像贊曰鮑子悒悒式昭德音綢繆敬叔二人
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遙遙景迹君子攸欽

箴宋周祗執友箴曰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飛
爰逮姬衰俗遂凋成交緣利昵用因偽情谷風興哀
繁霜夏零道之未盡弘焉由人自室有延過門則親

微言綿邈清談輟響金雖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
口悟投杖慊慊文侯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
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落高札遼遼莊惠解帶一愚
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大山道輕鴻毛
久而致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栢冬青

絕交

毛詩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習習谷風維風及雨
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又曰代木
廢則朋友缺矣

漢書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

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又曰蕭
育少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始育公卿子顯博尚爲杜陵亭長爲育進
舉遂至丞相與博有隙

世紀曰王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
後遂不終

書魏應瑒報龐惠恭書曰夫蕭艾之歌發於忠宿子
衿之思起於嗣音况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
皇蘇在側悒憤不逞祇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
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

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斷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
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繒綺譏望重於
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值鷺羽於苑丘騁駿
足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
眩耳目之觀聽亡聲命於知友者也

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曰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
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
欲卿相而三登令尹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
如之節志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
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

與禮相背嬾與悞相成而爲濟類見寬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薦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

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懼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執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

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必不可以爲楠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論後漢朱穆廣絕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敦于業不忌于君犯祀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私重

魏徐幹中論曰大夫州郡牧守王事不卹賓客爲務

冠蓋闐門服膺盈道殷殷沄沄俾夜作晝星言夙駕送往迎來停傳常滿吏卒待門炬火夜行閤寺不關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爲師無以教訓弟子亦不受業或身沒他邦而不歸父母懷煢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此林宗之時所謂交遊者也輕位不仕者則有巢許之高廢職待客者則有仲尼之稱委親遠學者則有優游之美是以各眩其名而忘天下之亂也

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凌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

兩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
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徂詐颺起溪谷不
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竟羽毛之輕趨錐刀之
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
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
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聳其風塵四海
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約同要離焚妻
子誓殉荆卿湛亾族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
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
士篋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銜恩遇進款誠接

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
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縉
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
談縱碧雞之雄辯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
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
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
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
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
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
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

善文類聚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
秉纖續衡所以量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
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視
若遊塵遇如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
衡重錙銖續微影撇雖共工之蒐隱驩堯之掩義南
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
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謀而後動芒毫寡
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均賈鬻故桓譚
譬之於闌闐林回喻之於甘醴近世有樂安任昉海
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

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
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至顧眄增其
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肩磨趨走丹墀者
疊迹莫不締恩狎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微
烈及暝日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清酒之彥
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
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
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
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漸絕是以耿介之士
深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驩與

康鹿同羣皦皦然絕其秀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二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公平 稊 陵 二元貞校

質文 品藻

公

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左傳曰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祭夷之蒐賈季

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

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

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又曰祁

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
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
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
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
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禮記曰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
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
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
果頒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率三無
私以勞天下

韓子曰解狐薦其讐以爲相其讐往拜謝解狐引弓
迎而射之又曰解狐與荆伯柳爲怨趙簡王問於解
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趙簡王曰非
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

說苑曰晉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爲西河守對曰唐
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爲守者非問臣之
仇也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
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
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

家語曰澹臺滅明爲人公正無私

慎子曰夫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鈞策爲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魯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

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得矣又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史記曰邑中人民俱出獵江安常分麋鹿雉兔衆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則平又曰陳平爲社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肉矣

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社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棄母死君可乎社之善曰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社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
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

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又曰義縱少時與張次翁俱攻剽爲羣盜縱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子有兄弟欲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縱爲中郎又曰朱邑惇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

東觀漢記曰耿嵩履清高之節齷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士大夫莫不敬異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草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宗人長少咸共推之主廩給莫不稱平

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今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一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周生烈曰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人平也人所以平者心平也

燕書曰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主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迄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

二方鼎據兄弟竝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

論魏曹羲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問閻之日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崇居厚之大分耳非篤正文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斷其數而係其言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爲弘朋友忽義以雷同爲美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必從焉談論以當實爲清不以過難爲貴相知者必等分爲交不以雷同爲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交識其心不求於言

凡在私論猶行之有節明處公議則無所固之矣凡智者之處世咸欲興化致治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抑割情以順理厲清議以督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是非非賞罰不明故臧否不可以遠實賞罰不可以失中若乃背清議違是非雖堯不能一日以治審臧否詳賞罰故中王可以萬世安是以君子知私情之難統至公之易行故季友鵠兄而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皆前世之通士晉魯之忠臣也亦豈無慈愛骨肉之心愍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理之

凡

要也人之用也昔鯀者親禹之父也舜則殛鯀而興禹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己之至公故用之而無疑無私者雖父黜而子不言况用之於他哉

晉嵇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影而患影之不匿不知無惜之可以無患而恨惜之不巧豈不哀哉未有抱僞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夫務去棄而遠之言無苟諱而行無苟德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

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於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曾懷於八荒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入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

品藻

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治諫而煞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身死爭之異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泄治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益亾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僻

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也又曰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克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

乎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搜搜亮直有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荅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荅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

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

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
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
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
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
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
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唯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
所以爲我擒也羣臣悅服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爲冠蓋同
郡郭林宗見而竒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
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

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
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
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
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
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嘗卑辭厚禮
求爲已助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
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
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
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遂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君子若干萬頃陂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

三輔決錄曰弭生字待叔其父賊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宜出也

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人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為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志徐公

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典畧曰禰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荅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又曰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荊州荆

善之類身 一 音卷之二十二 九
州牧劉表以爲賓客是時禰衡來遊京師該嘗朝士
謂無直事反南見戲歎之曰所謂劔則于將莫邪木
則倚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

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勲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
可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
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
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其遊說以譎諸
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
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
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

之祚參贊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效俊劣明矣

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荅曰然可謂
直上忠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
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馬陳羣則
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
人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

郭子曰庾道季云蘭相如雖千載死人懍懍恒如有
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
世說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摠角詣鍾士季須臾去
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

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異爾時天下無復滯才又
曰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
量小叙趙荅曰尺表能審璇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
之外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又曰諸葛瑾其弟亮
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
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又曰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
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又曰世中稱庾文康爲豐
年玉庾稚恭爲荒年穀又曰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
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蕪葭倚玉樹時曰夏侯太
初朗如日月入懷

書晉徐藻妻陳氏與妹劉氏書曰伏見偉方所作先
君誄其述詠勳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訢哀則孝心
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脩若斯者乎執詠
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
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艷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
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旣體弘仁義又動則聖
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已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
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
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弃智
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

何必輒引以爲喻邪可共詳之

論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曰融以汝南士勝穎川士陳長文難融荅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穎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晷開稻田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苑卿穎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穎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煞人當死洪自劾詣閣乞代弟命便飲醜而死弟用得全穎川雖尚節義未有能煞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穎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雖慕忠謹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魏夏侯玄樂毅論曰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适廻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

日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
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
致其王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生之志豈其局迹
當時止於蕪并而已哉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
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
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也
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
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
机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
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

齊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
則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
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
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啻敗於乖成時運固然樂生豈
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
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
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
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

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雖曰爲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景叔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于下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北騎所禽突火之急也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然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揚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

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息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畧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又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夫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固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晁錯傷忠臣

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所以爲良史也。又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立重

家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誼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迩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覩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質文

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又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

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璫
有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
爲貴也禮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文黨無容大理
不琢大美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而審此以素
爲貴也又曰壹獻質三獻文
左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
文行之不遠又曰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
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公至自楚僖子
病不能禮乃講學之又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
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子
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
問是以謂之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
質彬彬然後君子又曰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
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吾文
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本道德之
質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

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又曰陸賈少有口辯高帝爲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賈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又曰曹參代蕭何爲相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日夜飲酒不事朝政參子密諫參參答之二百惠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百姓誦之曰蕭何爲法請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

辭以寧一又曰張釋之爲謁者僕射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對虎圈齋夫從傍代尉對悉響應無窮帝詔釋之拜齋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効此齋夫喋喋利口捷急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無惻隱之實是故不聞其過天下上崩今陛下以齋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爭口辯其實不可不察也帝乃止晉書曰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也

論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疏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凡物若偽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鐵難固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

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不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齊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爲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魏應瑒文質論曰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於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玄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泰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

濟休令火龍黼黻。暉華於廊廟。袞冕旂旒。曷奕乎朝
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文。從郁
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
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摛
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於皇
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
乃和氏之明璧。輕穀之袿裳。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錫
於宮房。豈爭牢僞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
僖所以荅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
子棄五典之文。閤禮智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

蔽。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
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酈摛其文辭。
良平奮其權譎。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
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
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
朱虛軫其慮。辟強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
襲據北軍。實賴其疇。冢嗣之不替。實四老之由也。夫
諫則無議。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
據書。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
之有餘。





